







雨中隨筆

A. 1297

余生景興之戊子。先大夫從南臬回。先恭人妊中。月報不
爽。起居和平。長迨七八月。未得其有身也。五六月。成時。

雨中隨筆

廿一

雨中隨筆

丹輪范松年著

余生景興之戊子。先大夫從南臬回。先恭人妊中。月報不
爽。起居如平辰。迨七八月。未解其有身也。五六歲時。先
大夫方蒞西承。俸八頗裕。木石花鳥之玩。不八於懷。保
姆黃氏嘗扣余所欲。余曰。立身行道。自是男子分內事。
此不須贅。倘異日成立。得以詩文鳴世。使知其氏子。吾
素志也。保姆以聞諸大夫。恭人竝蒙賞獎。許荏苒二十
餘年。膝下之言。依稀在耳。而潦倒窮途。空懷負米之嘆。

悠悠蒼天。謂之何哉。

先大夫歷仕南臬西承。遂藏幘頭。旁冠各一。余嬉戲中。每戴之。而旁冠尤其所愛。禁之不能也。有以國音小傳。及聲色博奕事相牾者。掩耳不欲聞。既涉史書。而國書不能盡辨。歌辭琴譜。過耳忙忙然。甲辰得病。辰有性命之憂。先長兄教以象棋。習之數年。對人輒北。逾冠從諸知交。始解奕。畧知攻守。便不置之懷抱。至于抹馬攤錢諸技。素非好。間戲習之數久。不解其術。天分有所暗。不能之如命。毫焙松種。隨品適嘗。屢斷之而不能絕。憶先恭人在辰。常以博奕茶酒為戒。今年逾而立。曰。昔一已其

交始解奕。畧知攻守。便不置之懷抱。至于抹馬攤錢諸
皮素非好。間戲習之數久。不解其術。天分有所不能。
彊也。流落以後。酷嗜北茗。雖甌甌不具。資用弗繼。而愛
之如命。毫焙松種。隨品適嘗。屢斷之而不能絕。憶先恭
人在辰。常以博奕茶酒為戒。今年逾而立。四者已犯其
三。清夜細思。不勝愧憤。嗣當矯勵自克。以無負先訓也。
余九歲受漢書。歷四年而先大夫卽世。苦塊之內。寒暑
靡常。免喪纔捨史而經。至如古書古詩。愛之不能去手。
歲壬寅。先長兄馳驚京邸。仲兄客居下洪。惟余留籍侍
養。時先恭人在內寢。余獨居中堂。堂製七楹。坐東朝西。

舊為先大夫正寢。西榮接雷。客堂五楹。前瞰方塘。植紅
白蓮。環以青柳。盧橘。南去客堂五六步。橫樹竹籬。自中
堂南廂西。屆沼畔。其北則對植迤邐花屏。沼之東。薄客
堂砌。栽茉莉。月葵。木樨。山丹。三五本。遠臨曠野。隔竹孤
館。隱隱在焉。每朝飯初罷。出就客堂。傍堆群書。數架。隨
意抽閱。日向夕。村童驅牛。行歌而過。或卷葉作霹靂聲。
牛睡初醒。不減若耶溪頭。咄漁舟。欸乃歌也。新月既上。
散步堂周。哦初唐數聯。辰倚柳根。攀花鼻觀。或掇蓬細
歲冬李。先仲兄從客中返。與余共晨夕者。又幾一年。今
二兄既歿。故里蕭條。余且暮。鬼斧走山。可鬼。忘。

牛睡初醒。不減若耶溪頭。嚼漁舟。歎乃歌也。新月既上。
此步堂司戎初曹散直長寄耶眼攀花昇觀戎晨蓬田
嚼歸來堂上。花香月影。披拂几榻間。恒至鷄鳴乃寢。是
歲冬季。先仲兄從客中返。與余共晨夕者又幾一年。今
二兄既沒。故里蕭條。余且落魄奔走山河邈矣。能弗為
之涕焉。甲午乙未年國內無事。聖祖盛王。留意玩好。遊
觀西湖。紫沉湧翠諸離宮。屢興工作。月三四幸西湖蓮
瑞宮。侍候兵環列四岸。內臣中饋服婦人服。於湖邊列
肆陳百貨。御舟所至。扈從大臣。仁意泊岸。貿易如市。中商
旅然。辰坐樂工於鎮國寺鐘閣。及樹陰石窟中。遙奏細

樂人間珍禽異獸。古木怪石。盆花小景。撿括無遺。常見
取一榕樹。自江北濟江而來。枝幹槎枒。肖倪雲林懸崖
老樹。根蟠數丈。環一奇兵舁之上。坐數四人。各執鑼劍
節行止。府中隨地點綴。與海滙山陬無異。每秋風夜靜。
禽獸之聲四徹。或中夜喧逐。如飄風驟雨。傾巢失所狀。
識者以為不祥之兆。宮監小臣藉端騙吼。偵人家花鳥
佳者。編奉取字于竹籠尾盆間。越宿陰使同輩率吏卒
挈之去。隨以乾浞供奉物八人罪。赫取財物。木石之重
大者輒搬屋毀垣以出。富厚之家。蟻產家訃。多掘石焚花以
避其禍。余家壽昌之河口。前堂植梨一株。高數十丈。花辰香

佳者。編奉取字于竹籠尾盆間。越宿陰使同輩率吏卒
大者。輒撤屋毀垣以出。富厚之家。竭產哀訴。多槌石焚花。以
避其禍。余家壽昌之河口。前堂植梨一株。高數十丈。花辰香
雪繽紛。中堂赤白榴各一株。結子甚美。先恭人並命伐之。蓋
為此也。

京中三十六坊。各有坊長。奉天府尹少尹。兼撫字廉察之任。
率壽昌廣德二縣尉。判分治之。仍以重臣提領四城軍務。分
正副二營。專掌於防譏察。屋比人稠。多有火患。兼之游貴賭
鬪。無賴篋胥。種種不可枚舉。殆古之所謂陸海也。安王時阮

尚書公。沆東政。分二縣為八區。置長區副區。五家為比。二比為閭。各有長。四閭為團。團置管監一。管照二。上隸於區。參掌於提領。蓋倣古人保助扶持之意。而防火防盜及一切繇賦或以責之。以故縉紳良家。不屑其役。往往委之團。團光棍與提領屬校。表裏為奸。受廛之民。不勝其擾。噫。生一事不知除一害。詎不信然。

京坊舊例。無庸調計。廛為率。不拘官戶雜戶。每歲修旗幟。塋剗宮庭。供築作。輪番備棍繩鈎鐮竹梯火炬水桶。隨提領官

扶本抑末。然非太平之良法也。

京坊舊例無庸調計。廛為率，不拘官戶雜戶。每歲修旗、壽、縣、壇、
剡宮庭，供築作輪、番、備、棍、繩、鈎、鍊、竹、梯、火、炬、水、桶，隨提領官
兵宿直斥堠。科役甚繁，大畧無錢不行。徒飽奸僇之腹。雖云
扶本抑末，然非太平之良法也。

中貴左至侯順王時，內侍恩王靖難，漏網得不死。黨禁既弛，
挾技往來紳宦家，狀貌雄毅，彷彿國老。曠義公而性涉風顛，
往往使酒罵座。惟袖中出青蚨，則喀喀然作鷓鴣笑矣。解案
摩度曲雜技及風鑑術，尤善傳神。如京鄙豎二太妃真容，皆
出其手。常至余家，百值向集。先恭人指家長嫂問之。答曰：婦
人家能戴好哭夫，方為中饋終事。又問：余答曰：此子神情舉

止於尊大人酷肖。年登周紀。恐不免陟岵之嘆。蓋神授之
矣。扣其窮達。曰異日必顯。然殊不似當今人物。當時疑信相
半。亦不置之胸臆。景興戊戌。先長兄內悼。逾年先大夫捐館。
又七年而國變。侯之言良不誣也。顧余壯年不偶。作他鄉飄
泊人。種種情頭。筆舌不能述。豈星相之說。有不可盡信也。
左至侯常為先大夫傳神。蓋五十時真容也。先大夫題五言
排律於其上。余每貼仰。不禁羹牆之感。憶平南辰藩公仲藩。
以大學士隨軍贊理。一日侯攜潘公行樂圖示先大夫。曰先
生。故貴門人。石令行將返矣。未幾潘公還。入會都臺。
先大夫參兩承。余從遊任所。一日登臥佛寺。寺在山波中。前

排律於其上。余每貼仰。不禁羹牆之感。憶平南辰潘公仲藩。以大學士隨軍贊理。一日侯檣潘公行樂圖。示先大夫曰。先生依貴門人否。令行將返矣。未幾潘公還。八僉都臺。先大夫參西承。余從遊仁所。一日登臥佛寺。寺在山波中。前堂左右奉旃檀伏龍神二位。中間掛竹簾。簾匝地砌蓮花數重。花心一石長丈許。巉巖陸離。極力辨認。彷彿如人形。仰臥不知所從來。有云。為道中聞石。踐之者得病。祈禱輒應。始移今處。建寺奉之。又常遊遠山寺。山去司治。一望高阜。童然無雜樹木。嶺上寺屋數十間。相傳為古鈴。大地登山四顧。遠近村落如豆。喝江遠其東。望之白練一條。由北而西。而而東。

逶迤曲折。紛然如竹葉點綴練間者。行舟也。磊塊然如瓜子
菴羅子。往來於沙中者。行人與村童驅羊也。至今垂三十年。
山前風景。猶長在人心目焉。

奉天府二縣。古為國威中路。國威府諸縣為上路。青池上福
青威為下路。李陳總祿威路。壽昌古為永昌。青威古為清威。
青池古為青潭。蓋清字避清。王美字減畫。潭字避世。尊同音
諱改也。而為中路。改奉天下路。青威改屬應天。青池上福改
為常州。永昌改壽昌。國史闕而不載。大約自泰興以後。按銳

江發源。其處廣之。而傍經青威。青池。南與蘇。潞。江。合。二水中間
斷岸。尖如鶴嘴。名其邑曰銳。江因以為江號。而中則名曰青

諱改也。而為中路。改奉天下路。青威改屬應天。青池上福。改為常州。永昌改壽昌。國史闕而不載。大約自泰興以後。安甌江發源慈廉之西。僭經青威。青池南與蘇瀝江合。二水中間斷岸。尖如鶴嘴。名其邑曰銳江。因以為江號。而中則名曰青威江。曰青威路。曰青威縣。左右上下青威社皆由此起。又古江口坊。後改河口。地通珥河。河水分流八蘇瀝江。歲苦頽決。莫可為計。中興辰渡河口坊津。以處北客。啓乞載石堆磯嘴于上流。水患始殺。沿河南下。漸孕浮沙。人烟湊集。由是太極東河東閣諸津坊屋鱗比。而鹹槎二瀉。及西龍津。迄今為都會焉。吾洪古為洪路。後改洪州。又分上下二府。余縣裴舍暨

生阮律。少遊其邑之寺。見一北陶爐底。戕仁洪府唐安縣裴
舍社阮某功德。不知何時物也。吾縣與唐豪古合為唐安。余
曾問范公。貴適詢其沿革。世代公亦不得其詳。至如花堂原
王馬社苑村。中興之後始為別邑。徵之登科錄所載。前賢貫
籍。槩可想見。上福之藥溪。古王隈社。改祿藥溪。徙鄉賢阮公
飛。鄉別號也。先朝狀元阮公直。封翁青威人。隱居不仕。別號
貝溪。後亦因為邑號。中興間。慈廉東郭延慶寺地。中得古鐘
一。銘稱凍冷額坊。延祐寺鐘。延慶二年鑄。信官宋珍施金一
延祐之為延慶。則避直宗諱也。鼎革後。潘公仲藩。撫重修墓

西文顧古與說之故。先有云凍額坊。瑞香地。始析為東郭。若

貝溪後亦因為邑號中興間慈康東部延慶寺地中得古鐘
一銘稱凍冷額坊延祐寺鐘延慶二年壽信官宋珍施金一
兩文頗古奧詢之故老有云凍額首瑞香地始析為東部若
延祐之為延慶則避直宗諱也鼎革後潘公仲藩撫重修募
文曰鐘鳴延祐之年松茂長秋之蔭良有所指云嘉福杜松
段松陶松范松四社杜公汪富穀橋記所云四松是也後避
哲王諱改稱四林安邦承宣避英宗諱改為廣安新安維新
新福皆避敬宗御諱改新為先宣光道在襄翼帝時稱明光
今稱宣光或疑避莫明德年號然國初太祖皇帝寔錄已稱
宣光要之不可考也嘉興歸化二路合為興化承宣詳見風

俗總錄。清江在國初為清化。中興從令祿。望江在陳為鎮。屬明為府。改三江。令為三帶府。皆不知始于某年。延河蔡公貴。惇博洽完肆。為儒林領袖。奉使辰。曾謁廣西提學朱公佩蓮。朱公問貴國闡朗縣令屬某道。蔡公不能對。反詢之。則令延河也。洪德二十一年定天下版圖。高平府四州隸太原道。中興初。明人安插莫氏于此。分據四十七年。兵爭不息。担米之謠。蓋當時征夫所作也。清康熙間。雲南鎮守平西王吳三桂反。莫氏為之聲援。本朝移谷內地。提兵勦之。始別為鎮。命武

公榮道領督鎮其後相沿多為大臣之位與諸山畧同以其地接雲廣谷東往復非文臣不能辦也他如富良改為富平。

謠蓋當時征夫所作也。清康熙間雲南鎮守平西王吳三桂
反。莫氏為之聲援。本朝移谷內地。提兵勦之。始創為鎮。命武
公榮進領督鎮。其後相沿。多為文臣之任。與諒山畧同。以其
地接雲廣。谷東往復。非文臣不能辦也。他如富良改為富平。
沱陽改為端雄。摩義改為明義。古藤改為弘化。梁江改為瑞
源。清潭改為清漳。清沔改為青沔。細江改為文江。長津改為
嘉福。武寧改為武江。清廉改為青廉。神授海門今為平地。大
惡海門今名大安。古賢古為縣。而今併為鄰縣。海東古有府。
其後直隸鎮司。此類甚繁。不能徧舉。文獻不足。世俗罕傳。好
古之士。往往為之三嘆。

古祢為蘭王者香。以其大雅不群。非妖葩淫卉所能擬也。九
晚名目。至今不得其詳。姑即余所見而論。石蘭青蘭不數得。
素蘭亦未易購。冬蘭乃古蕙種。而俗祢蕙花。則野蕙草也。惟
建蘭一種盛行。花瓣外蒼內白。微帶絳色。鷄舌點點如鵲鵲
班。名曰玉桂。種種加意珍惜。為之北窰花磁盆。攤以經煨糞
土。或攤以苧屑。香若滓覆其根。灌用魚腥宿水。拭翠剪凋。日
至數四。抽葉青葱。有高二尺者。每箭至十數花。臨風燃松脂
香。賞之。辰以葉之長短。花之繁寡相賭。噫。豈花之本色哉。殆

以肥魚濃豔視蘭。而不以蘭視蘭也。昔靈均行吟澤畔。細蘭

而佩之。夫子停車幽谷。援琴雅歌。嘆蘭之芳花。不見知於世。

至數四抽葉青葱。有高二尺者。每箭至十數花。臨風燃松脂
香。賞之。辰以葉之長短。花之繁寡相贈。意豈花之本色哉。始
以肥紅濃艷視蘭。而不以蘭視蘭也。昔靈均行吟澤畔。纫蘭
而佩之。夫子停車幽谷。援琴雅歌。嘆蘭之芳花。不見知於世。
而蘭始以國香名。當辰湘沅江上。菴谷間。雅操幽香。伍於
眾草。顧安從得培植灌溉之助。而結知于大雅哲人耶。况濃
為淡仇。香與臭反。糞土魚腥之穢。雖閨花野草尚不堪之。而
謂絕品名花。胥然此途出。吾蓋不之信也。若曰糞土既焦。魚
腥水久亦無臭。烏能為香國之仇。則用既敗之氣。以資草木
之發生。緣木求魚之愚。當不如是。至如焚香花下。已經笠翁

力辨。無庸再拾唾餘。若滓覆盆。則花根常濕。陽氣之所不及。結花迟。而香力倍減。惟剔蠹去虫。自不可闕。蓋草木之性。淡者愛靜。香者惡濕。倘種藝稍失其所。使蜾蠃賊之於外。虫蟻伐之於內。歲壯弱質。能不為其所傷乎。故曰剔蠹去虫。二者不可闕也。然亦有說焉。濃肥者虫蛆之聚。語曰木腐而蠹生。羶腥而蚋集。不惟可以喻大。即栽花種樹之術。亦當如是觀。彼日以糞土攤之。魚腥灌之。而望其虫蠹之不生。吾恐旦旦伐之而不能勝也。余少年多蹇。糊口于四方。不暇留意花草。

然每遇同人茶頭。輒低回花盆竹影間。不能自止。常疑是蘭葉茂而神粗。花繁而味薄。笑曰屈平燕結前身。不應如此。豈古人之論。別有所指。而今人姑借此種為証案歟。乙卯丙辰。

彼日以糞土攤之。魚腥灌之。而望其虫蠹之不生。吾恐旦旦一
伐之。向不能勝也。余少年多寢。糊口四方。不暇留意花草。
然每遇同人茶頭。輒低回花盆竹影間。不能自止。常疑建蘭
葉茂而神粗。花繁而味薄。笑曰。屈平燕結前身。不應如此。豈
古人之論。別有所指。而令人姑借此種為証案歟。乙卯丙辰
間。偶訪一友。入門香氣蓬勃。似蘭花。而俊拔之味勝之。初不
解為某種。及造客堂。見建蘭初放。破盆礧土。委置堦城間。枝
葉離披。長僅五六寸。花小而瓣薄。其色甚淡。芬芳襲人。余乍
挹天香。不覺極口稱道。而主人方以不遑培養。赦赦致辭。余
始悟世人於蘭。賞之於目。而不賞之以鼻。殆亦得花之形。而

非得花之神也。夫瓦盆非山谷之幽，市廛非村落之地，稍安幽靜，便發如許奇香，則湘蘭之佩於靈均，谷蘭之賞於夫子，雅調高風，照映千古，古人豈欺我哉！此可為知者道耳。花草木石之玩，漢辰已有之，歷代相沿，日新月異。金谷輞川，綠野平原之勝，至今為天下美談，蓋古人神遊物外，而世教天倫，有不容恕。故假叢花拳石，以寄高懷，隨地而樹，累塊而山，使榮枯代謝之機，峻拔凌層之狀，時呈露於庭除戶牖間耳。曷嘗物物而致力哉！其後世變既降，人心漸漓，木之直者，劈剝而樂，廣衛玠氣爽神清，往往為流輩所稱道，至於刀鋸之餘。

榮枯代謝之機。峻拔凌層之狀。時呈露於庭除。戶牖間耳。曷
當物物而力哉。其後世變既繁。人心新舊。木之直者。異其
而拳曲之。石之堅者。斧斲而瘦漏之。人工愈加。天趣愈遠。夫
理無不在。卽物可以觀人。河上公以道貌淵粹。取重於漢文。
而樂廣衛玠。氣爽神清。往往為流輩所稱道。至於刀鋸之餘。
駝尪癭瘤之賤。仁者矜之。不仁者侮之。仁者食之。不仁者擯
斥之。未聞進之几席之間。而樂與之笑談也。獨於玩物。則故
拂其常性。豈理也耶。然亦有可諉者。化工造設之妙。物有不
同。如泰山之松。闕里之檜。姑射山之梅。莫德洞庭湖之石。新
奇古怪。不可名狀。古人筆之書畫。後人得之傳聞。臥遊不足。

而欲親見之。按圖印本。伎倆日生。曰此肖某家老樹。彼肖某家孫枝。此倣某處懸崖。彼倣某處飛瀑。刻畫模寫。雖失其本真。而嗜古好奇。猶可原也。嘗恠近古之好花石者。率用臆見。務勝前人。而不悟其反拙。揉木堆石。求類物形。為龍驤。為虎伏。為獅子笑天。為麒麟踣地。種種名色。不可徧舉。夫使木石盡如禽獸。則造物母乃技穷。而亦何可玩之有。譬之龍虎矯踞。麒麟吼怒。與夫蛇神牛鬼。環集於一室之中。觀者能不閉目吐舌而悸走哉。而世顧以此相高。則余之所不解也。

以能問不能。有若無寔若虛。夫禹周皆能澤及天下。顏子雖穷。猶能身傳道統。有功於後世。而顧自處於極卑之地。若此

踞麒麟吼怒與夫蛇神牛鬼環集於一室之中觀者能不閉
目止言而李氏哉。而世類以此自易則余之所不解也。
書籍所載如禹聞昌言則拜周公赤舄几几自視歎然顏子
以能問不能。有若無定若虛。夫禹周皆能澤及天下。顏子雖
窮猶能身傳道統。有功於後世。而顧自處於極卑之地。若此
豈矯情飭貌以于世譽哉。誠謙謙之至。不自知其聖也。近世
之學專事口耳。於修齊治平全不相關。而淺夫俗子輒昂然
自詡。無論培塿之材。不可以語霄漢。使果然有得。僅足以榮
其身肥其家。廕其尊黨而已矣。烏能致主澤民。以及于斯世
耶。况學術不正。究之于用。必誤天下蒼生。人將督過之不暇。

而何可驕加人也。嘗見拘儒曲士。以末技自鳴。扼腕攘臂於
父兄賓友之前。謂公相可立致。及其終身黃馘。則貿貿然。悉
造物之不平。罪有司之失選。往往形之篇什。甚至斥當世之
顯者。以為皆昏夜乞哀中人。沒齒而不自悟也。不亦可哀乎。
余少孤失學。及長復理舉業。每為輕薄子所揄擲。迨思古人
已所不欲之戒。誓心不蹈覆轍。而言行未免尤悔。人或以此
疑我。他山之石。敢不奉為指南。

我越字學自丁黎以前。不可得見。李陳而後。取法宋人。說具

安邦溪三廟周公別業碑。皆筆畫道勁。至如東華門扁。係李
朝御筆。天然雄秀。迥不猶人。而散捺拘挑。已胎南字之祖。大

疑我他山之石。敢不奉為指南。

我越字學自下。不可得見。李東山與後。取法宋人。說具。
安南紀畧。今所可考者。如湧翠塔碑。佛跡山天福寺鐘。刻唐
安邾溪三廂周公別業碑。皆筆畫遒勁。至如東華門扁。係李
朝御筆。天然雄秀。迥不猶人。而撒捺拘挑。已胎南字之祖。大
興門扁。乃洪德特製。真楷相雜。古法至此一變。莫延成間。陀
國公女莫氏建貝庵寺。磨崖勒銘。字畫鵞頭拖脚。與今南字
相似。惟左昂右劣。差為可恠。想國初及莫辰書法大畧如此。
近日順廣字體。近之。亦存古人之苗也。中興以來。業舉子者。
從事古楷。增損訛偽。半失其真。謂之儒字。官府文移。別用南

字。詢其始別。蓋防民間冒偽。故置在文字學。俾習南字。六年
一閱。中者充各衙門書寫。然冒偽者類皆胥吏所為。宿弊日
滋。官長不能禁也。真草篆隸。久無師傳。間有習之。率用臆見。
潦草塗鴉。彷彿畫工之著也。閱之令人掩卷。景興中聖祖盛
王始喜北字。學者稍變南字以逢之。不拘某字某體。只取粗
直方勁。以合辰眠。有一字而參用篆書之點。隸書之挑。直書
之弩勒者。或遇繁畫。輒借草法以通之。謂之對聯字。草書則
祖舞劍體。湍悍粗鄙。全無翰墨之致。謂之題詩字。他如真方
欄及瑤琰輩。以此鳴名于時。後學奉為師法。平居相語曰。此
為瑤先生宗派。彼為琰先生緒餘。侈然自居。前無千古。有問

之弩勒者。或遇繁畫。輒借草法以通之。謂之對聯字。草書則
真行。老草嫩草。大篆小篆。古隸古籀。小紀小楷。皆以類推。高
擱及瑤琰輩。以此鳴名于時。後學奉為師法。平居相語曰。此
為瑤先生宗派。彼為琰先生緒餘。侈然自居。前無千古。有問
及古今諸家字體。則茫然不知。夫胥吏之學。務以干世。固不
足言。余竊悲近代士夫之不一留意于此也。古者禮樂射御
書數。並列於學宮。少而習之。長而究之于用。秦漢以下。以書
名世者。代不乏人。漢之蔡邕。鍾繇。晉之衛夫人。王羲之。父子。
遺韻餘風。前漢相繼。唐文皇以萬乘之貴。酷愛冠白。及梁武

帝王逸少諸書。當辰名卿鉅公。如魏徵褚亮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下逮顏柳韓白。亦各自名家。有宋三百餘年。先儒輩出。周程張朱真魏諸子。與夫二蘇黃米墨跡。至今如新。未聞以此而掩其勲名德業也。我國文獻與中土無異。獨於字畫之學。妄為胥吏事。而不一留意者何耶。

余友黃君希杜。原籍粵東之新會。其大父始來山南華陽鎮。遂為南人。性警穎。稗官野乘。涉獵殆遍。兼喜吟詩。後魏三唐宋元明諸名家詩集。經目成誦。嘗咏建蘭云。羅綺叢中曾薦章。客中聞鴈有云。此回若向鄉間過。為報秋來菊漸花。可以見其為人矣。幼善行草。得南宮董其昌心印。後管縮縮以不

遂為南人。性警穎。裨官野乘。涉獵殆遍。兼喜吟詩。後魏三唐。
夢。芬菲譜裏。獨推王。又云。珍重莫嫌知己少。騷壇久已八千。
章。客中聞鴈有云。此回若向鄉間過。為報秋來菊漸花。可以。
見其為人矣。幼善行草。得南宮董其昌心印。捉管縮縮。似不。
能書。及落紙。姿態嫣然。有桃花帶雨。楊柳拖烟之致。知交謙。
集。雅不知倦。及詢及近辰書體。輒然如也。余家藏蘭亭多寶。
二帖。石刻本。因出以贈君。君喜曰。此王顏二賢名墨。惜別坊。
紙墨差不中竅耳。窗下臨摹。愛之不能釋手云。
茗飲之水始。詳見堅瓠諸書。靈陸諸家。迭樹赤幟。至宋始其。

鐙鼎。瓷器。然大約皆煮泉泛茗。如介甫之品陽羨茶。子瞻之
發密雲龍。是已。明清而後。其製精。其用周。毫種松焙。諸色與
夫甌壺。瓷器。碗。炭火壚。鉚。無不經營慘淡。而武夷茶。成化陽羨
砂壺。遂為天下絕品。俗尚辰製。間或不同。亦不出數者而已。
至于蒙頂。雪牙。紅心。泉窟。惟中州人士。未得遍嘗。蓋未可以
臆論也。我國嗜好。與中土畧同。余生長景興。盛辰。宇內無事。
戚里公侯。紳弁子弟。以侈靡相高。一壺一碗之費。至數十金
者。每經遊茶肆。茶馬商。壓白鏹。青趺。從者相屬。閒居對啜。或
覆碗。指號索名。甚至下定金以購正山。貨商艚而陶新器。種
種好尚。可謂極矣。然茶之真趣。豈在是哉。蓋茶之為物。其生

戚里公侯。紳弁子弟。以侈靡相高。一壺一碗之費。至數十金。
賭茶候之早晚。或猜市價之低昂。彼愛花香。此喜緩味。傾壺
覆碗。指號索名。甚至下定金以購正山。貨商艚而陶新器。種
種好尚。可謂極矣。然茶之真趣。豈在是哉。蓋茶之為物。其性
介而潔。其臭清而香。風晨月夕之暇。淪而薦之。與酒陣詩城。
相為主客。可以醒幽夢。可以浣俗腸。古人尚之。良有也。以近
代以降。賞鑒日精。味之稍別。製之稍佳者。類以別之。而爐鼎
甌甃。亦各取其適用。然而州經類譜。試者尚厭其類。若乃味
双槍於蠅蚋之場。歌七碗於闌闌之屋。塵囂聒耳。俗慮縈心。

惟宋樹盈甌。古窰奪目。吾不知其真趣之所在也。茶仙可作。當不以此言為誣。

歲戊午秋。余就館河柳之慶雲村。在京諸生。辰相問遺。雖蔬水不甚裕。而茶品未嘗闕也。慶雲處蘇瀝下流。北接春泥。南臨杜河。黃舍寧祝紫沉。南公諸山。遙拱其西。月盞大盞柳內柳外。皆在指顧之內。地產荔枝。美姜。村郭林溪。頗祿幽勝。蒙課之暇。輒與鄉表蘇儒生。携爐雲寺。或望邑西之三層岡。汲泉細瀹。浮雲聚散。野鳥鳴啼。與夫草木之榮謝。行旅之往來。

涼之所。一夕余偕蘇兄登橋觀漁。槎網。畧兩岸影樹。參差波。登月小。禹坐叢。淡不覺。心神具爽。三。年數。四年間。余无解官。

課之暇。輒與鄉表蘇儒生。携爐雲寺。或皆邑西之三層岡。汲
往往寄諸篇什。館後枕蘇江。循堤北上。至葉溪橋。即村人納
涼之所。一夕余偕蘇兄登橋觀漁。槎網罟。兩岸影樹參差。波
澄月小。偶坐叢談。不覺心神俱爽。荏苒數四年間。余既解館。
而蘇兄亦以物化。鉢牧庵所云。山水朋友之樂。造物不輕與
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者。不其然歟。
康熙而後。始以瀹茗代點茶。大畧茶碗貴小且薄。取其發香
呈味。壺注直則水不留。拌而平則放盞不側。爐底之竅厚而
疏。則火性常烈。銚心之土凸而薄。則火氣易通。所謂始粗終

精是已。近代用銅爐鉋製頗工巧。而金火相逼。辰帶焦腥。不若陶瓦之為佳也。然權門富室。懶於自煎。每每委之僮僕。取其易用。難毀。不得不代以銅。此固不須贅筆。

景興間。蘇州火爐南來。倭爭傳尚。與北炭均為茶客必需之用。近有悟其術者。卷火而炭。搏土而爐。與北製不甚分別。人皆便之。余因慨夫。前此柄國者之未常留意于利用前民也。嘗按內閣版圖。而見我國之山川形勝。視中外不多讓焉。蓋崑崙之脉。八中國者。三大幹。龍一循黃河而北。為甘肅山西。閩浙諸州。其一循黑水南流。過吐蕃雲南。緬甸。河仙放于南。每黑水之西。為吐蕃三弗齊真。臘緬甸大食。夫徐羅羅高。帛。

嘗按內閣版圖。而見我國之山川形勝。視中州不多讓焉。蓋
山東直隸諸州。一循岷江而東。為川陝河南湖北江右江南
閩浙諸州。其一循黑水南流。過吐蕃雲南緬甸河仙放于南
海。黑水之西。為吐蕃三佛齊真臘緬甸大食扶餘暹羅高綿
西洋諸國。黑水之東。為雲貴湖南兩廣老撾。至小崑崙別為
少祖八我國。又分三支。右支越沱江。為興化山西山南上驢
爰順廣。又散為海中諸山。猶中州之有雲貴一帶。而止于瓊
崖也。左支越宣光。為高平諒山安邦。又過海為洪潭大人島。
猶中州之有甘肅山西。止于登萊也。其中支則自三島山而

下。弥漫連絡。為太原京北中。都海陽山南下處。而昇龍古碑。適居其中。猶中州之有川。陝河南荆湖諸省也。若夫。唱江以經其南。昌江以經其北。而富良大江。蜿蜒於南北之間。猶中州之所謂江河淮濟者歟。故曰我國之有中州。其体而微者也。自貉雄啟宇以來。十八子之古樸。東阿氏之忠厚。光順洪德之治教。昌明。世代風氣可攷也。蘇忠憲之忠誠。朱文貞之學問。阮忠孝。莫挺之之文章。阮薦。阮維時之經濟。阮秉謙。馮克寬之理學。李翁仲姜公輔之勲業。褚童子扶董天王之神鍾。為人物。歷歷又可指也。至於珊瑚玳瑁。文貝。蠙珠。之出于海濱。肉桂。沉香。胡椒。薏苡。之產于山麓。古去之山藥。超類之

學問。阮忠彥莫擬之之文章。阮鷹阮維時之經濟。阮東謙馮
奇與夫香積竹林之禪尊。安期范員之道行。山川英秀之氣。
鍾為人物。歷歷又可指也。至於珊瑚玳瑁文貝蠙珠之出于
海濱。肉桂沉香胡椒薏苡之產于山麓。古法之山藥超類之
荔枝膠水之香附。鴻嶺之人參。山西之生漆。宣光之禹餘糧。
清華入安之鉄林鉄樺。永賴四岐之綿布。羅溪安泰之綃綺。
金銀銅鉄之壙。魚蝦鹽鹵之鄉。禽中之孔雀翠羽。獸中之犀
角象牙。間有內地之所無者。謀國者能因自然之產。而善用
之。製作之利。服用之需。較之中州。想亦不甚相遠。况天地氣

運遷轉不常。洪水甫平。兗州之賦最薄。逮至西漢。而關中漕粟。或取給於山東。隋唐之後。地氣漸南。江淮遂為樂國。及宋考亭出於新安。文山出於吉水。明之瓊山。剛峯。白沙。諸子。接於桂。廣之郊。今羊城瓊州。人文物巧。駸駸與三吳並。而河濟以北。恐未必然。漸為殫喪之域。此事而論。則我國之氣運。又豈易量耶。余嘗歆於羅溪。安秦鉢塢竹批。及沿山諸社。揀取俊童。薙髮。變服。雜方北歸。商侶各攜銀幣。游客中州。或往虎鰲陶窰。或來金陵緞鋪。與之居處。習其智巧。兼諸閩浙荆揚。用以此類推。不出十年。可以各精其業。而有其辰無其志。有

其志無其辰。天下之事。恐亦區區所能替矣。

豈易量耳。余嘗為羅漢安泰銘。其言不極耳。
俊童薙髮。變服雜方。北歸商侶。各攜銀幣。游客中州。或往虎
各省。採買茶葉。編察土宜。業成而歸。分授以事。其他服食器
用。以此類推。不出十年。可以各精其業。而有其辰。無其志。有
其志。無其辰。天下之事。恐非區區所能僭談也。

地理家諸書。多謂崑崙龍分三幹。一從崑江。一從
鴨綠江。以余觀之。江河二幹固是。而鴨綠之說則非也。夫崑
崙在中國之西。東出為岷山之龍。南出為黑水之龍。北出為
黃河之龍。西出為弱水之龍。載籍籍可考。今截然指為三幹。
已見其說之不廣。况黃河自崑崙北流千里。彎抱河湟。而東

至龍門。始南入中國。經華山。復北入青齊。逶迤數四千里。而
鴨綠在長白山東南。去石碣河之北三千餘里。就使其源果
出崑崙。當在河源之西。弱水之北。迂迴西域。漠北。東夷。而後
入海。約經中國西北東三方。計程倍蓰黃河。當為二萬餘里。
漢辰張騫。窮河源。衛霍輩深入匈奴。元辰又得河源。經張騫
所未到地。明成祖征漠北。軍行之處。回顧北斗在南。清康熙
中有奉使出口北者。地居北海。海水結凍。望之一如瓊瑤。苦
寒砭骨。不可臨岸。乾隆辰熊主事踏勘西域。周行萬里。凡此
真韃靼朝鮮地。有鴨綠江。則此江非出崑崙明矣。近代金元
青皆以長白為祖山。業風水者以其龍氣所鍾。能為中華吾

所未到地。明成祖征漠北。軍行之處。回顧北斗在南。清康熙中有奉使出口北者。地居北海。海水結凍。望之一如瓊瑤。若數者。皆不聞過鴨綠。西戎北狄諸國譯書。亦無此水名。惟女真韃靼朝鮮地有鴨綠江。則此江非出崑崙明矣。近代金元清皆以長白為祖山。業風水者以其龍氣所鍾。能為中華君宰。必非尋常枝葉。余度以為山脉出於崑崙。而水從之耳。因并及之。

余館慶雲一年。己未之秋。將返京寓。八月十五夕。與慶雲蘇儒生。大益黃儒生。會于村虛之孤館。夜向午。一二相知。從葉溪來訪。啜茗細談。河漢無雲。樹影在地。遙望銳江。養賢諸邑。

有放飛爆者。流星點點。上下雲霄間。諸君相視大笑。至今思之。未嘗不神往也。

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至矣樂之為德也。晉諸經籍。有六律六呂五聲八音。起於上古。而大備於周。及典籍散亡。漢興高祖。不修文學。叔孫通戚夫人輩。爭以淫哇鄙俚之音。逢迎其好。而古樂廢壞。不可復理。然鼓翟之家。各世其業。雖不能盡古人制作之旨。而節族[?]声音。猶未盡變。智慧之士。間有得其緒餘。伯喈焦尾之音。正平漁陽之曲。稽康之廣陵散。桓伊之

失其本領。瑩候之悲憤。琵琶之哀怨。胡笳羯鼓之慷慨激烈。又從而雜亂之。魏晉之末。五胡接迹於中原。季夏之聲。董子

好而古樂廢壞不可復理然鼓瞿之家各世其業雖不能及
古人制作之旨而節族聲音猶未盡變智慧之士間有得其
三弄笛至今贈炙人口其後學者不得其傳樂史之後亦寢
失其本領瑩篴之悲憤琵琶之哀怨胡笳羯鼓之慷慨激烈
又從而雜亂之魏晉之末氐羌接迹於中原華夏之聲僅存
於江左者再壞于宋齊之疎散陳梁之淫蕩隋興合而用之
至唐始命祖孝孫定雅樂載於唐志有六十調八十四聲畧
五正二變之例而大食龜茲雜於夷末仙侶道調涉於鬼神
其他樂器胡漢之音相半再傳之後武媚娘桑條韋紫雲迴
雨淋鈴諸曲與夫天竺疎勒之樂邑鷄屈拓之詞種種不可

枚舉而政聲至是無復存矣。降及五季。干戈靡爛。耶律氏暇
而剽之。歷代彝章盡為所掠。柴周搜輯未臻太成。宋之太祖
太宗不復留意於樂。後之議者爭辨紛紛。或取信於玉笛之
鈿。或偏主於土圭之度。古尺今尺。靡知適從。樂志樂書。背馳
不一。至於羊角山黍之大小。周元通室之頑圖。胡瑗范鎮之
討究不同。室常漢律之恠誕相襲。搜剔愈失其真。周程張邵
又不獲一試于用。雖有九峯新書之作。說者猶或非之。所謂
聚訟之家。蓋不惟議禮者為然也。我國言語與中國稍殊。李
用不能相通。先朝洪德間。聖宗皇帝天縱聖明。當辰大臣如
申。二。忠。士。閔。梁。世。宗。者。公。學。問。涉。博。安。武。登。朝。治。清。水。中。小。

討究不同。室常漢律之恠誕相襲。搜剔愈失其真。周程張邵
又不獲一試于用。雖有九峯新書之作。說者猶或非之。所謂
陳之辰。習俗尚質。廟庭每奏國樂。民亦傳習此樂。而各自為
用。不能相通。先朝洪德間。聖宗皇帝天縱聖明。當辰大臣如
申。仁。忠。杜。潤。梁。世。榮。諸公。學問諳博。接武登朝。始講求中州
聲律。被之國音。分為同文雅樂二署。同文主於音律。而雅樂
則以人聲為尚。皆太常屬僚。至於民間之樂。置教坊同掌之。
雅俗袂然不相參雜。然官不世授。典故罕存。光興之初。內殿
徒擁虛器。同文雅樂二署。惟郊天及朝賀大禮用之。樂史之
子孫。多失其業。朝廟所奏。鏗鉦亂作。不復知有腔律。而教坊

俗樂大行於世。郊廟朝賀。下及民間。享神。比比皆是。樂工習
為淫靡之聲。其所奏腔調。以漸而變。考之洪德禮部。亦多不
合。太常久為序遷之官。而教坊則以近習掌之。無能正其誤
者。波頽風靡。莫知其所由來。有游心聲律者。反從樂工受業。
俳優得志。肆為奇譎。務以駭人。喧聞。常見縉紳子弟。頂圓冠。
曳方履。周旋樽俎間。而怡聲恭色。求媚賤工。惟恐為其所誚。
甚者習其口吻。法其步趨。以自侈于儕輩。彼拂絃按拍。執從
而侑酒者。方且公然嘲哂。目無其坐上人。不有作者出而正
之。興以來。同文雅樂所用。有仰天大鼓。大吹。金竹諸吹。龍笙。

曳方履周旋樽俎間而怡聲恭色求好賔工惟恐其以言
甚者習其口吻法其步趨以自侈于儕輩彼拂絃按拍執後
之殆不知其流弊之所止也

光興以來同文雅樂所用有仰天大鼓大吹金竹諸吹龍笙
龍拍三四七九十五絃琴笛管單面鼓薄磬金漆鼓串錢拍
之類阮公伉登朝辰曾就二署究其典故終不可得故正和
會典於樂官尤為畧世變然也

洪德音律大畧有黃鐘宮南宮北宮大食宮陽嬌律陰嬌律
及河南河北八段錦諸曲近代教坊所習黃鐘宮訛為璜宮
大食宮訛為大石陽嬌訛為嬌楊河南訛為蛇南其所謂彈

批喝層叨樂。則係新增。而誦賦寄詩。又撝取五宮諸調雜就之。全無倫次。至其所謂紹古初者。蓋畧存古教坊腔調。間以新聲。景興以前猶多能為之者。昇華以後。老教坊間或能之。戲者或以命諸少艾。輒咋舌退避矣。

國初軍中之樂。有鼓吹騎士。分隸諸衛。及五軍把令官中興以後。始別為把令隊。掌於王府。諸私人官府所用。及民間喪祭。皆把令隊為之。同文樂工。非有特旨者不得用。

唐宋而下。樂之支流。別為輓歌扮戲二種。輓歌者凶肆之徒。

戲者。教坊子弟粧演列國三國故事。以侑酒樂賓。即古侏儒憂孟之盈賜也。元明之世。佳分戲成事。文人才子生主適事。

以後始別為把令隊掌於王府諸私人官府所用及民間喪
祭皆把令隊為之。同文樂工非有特旨者不得用。

挽輦而歌。率為哀怨悽愴之音。即古薤露蒿里之餘波也。扮
戲者教坊子弟粧演列國三國故事。以侑酒樂賓。即古侏儒
優孟之濫觴也。元明之世。惟扮戲盛事。文人才子往往隨事
加文。以發泄其牢騷塊磊之氣。如西廂琵琶牡丹亭。及古今
諸裨官小說。其類繁多。不能徧舉。我國李辰有宋道士南來
教國人歌舞戲弄。蓋亦扮戲之類。至今教坊參用為八段錦。
俗音訛為八段。陳朝國喪奉梓宮歸山陵。士庶觀者填塞宮
殿。龍輦不得發。當事者倣古輓歌。為龍吟曲。雜引道路折旋。

升降之節。被之聲音。使相告戒。命卮從軍唱之。觀者聚。引梓宮下船。後世祖之。始為輓歌。每歲五蘭節。喪家輒集歌者歌之。以侑亡靈。其聲哀思。聞者為之動心。俗名為坊掉倍。景興中。業輓歌者。雜用扮戲。嘲噓歌舞。無異戲場。磨經之家。侈然以此誇耀。政府官惡其吉凶。雜揉。累傳禁戢。幾十餘年。庚戌以來。民間復有是戲。良家子弟。多棄業從之。悵憤衣服。一如婦人。平居無事。辰每曼聲度曲。對客覲然。曾無愧怍。賭鬪淫醜。胥然而生。習俗至此。良可嘆也。

集推一老婦擊筑。以節象樂。餘以竹笛腰鼓。帶琴荻管。皆管甲及者。丑末司之。竹笛谷名肖。與象樂參奏。而不能永示。以

庚戌以來民間復有是戲良家子弟多棄業從之悵悵衣服
一如婦人平居無事辰每曼聲度曲對客覲然曾無愧怍賭
教坊樂器有長筚剖竹為之似匾担長可三數尺每樂工畢
集推一老婦擊筚以節衆樂餘以竹笛腰鼓帶琴荻管皆管
甲及諸丑末司之竹笛俗名哨與衆樂參奏而不能孤行以
工之者少也腰鼓俗名擊鞞磬如小桶而長兩面相應臨奏
傳以稻飯始能諧聲荻管俗名卷始二者合奏孤行皆可人
咱亦有一藝拉塢者帶琴俗名彈帶蓋中州三絃琴之流而
方底長槽槽門竹徽一十有六視三絃較異管甲登塢以紅
巾挂腰際彈之與桃娘唱和隨歌調升降剛柔應聲顧其聲

稍下。不能駕出。人聲耳。桃娘所執有節拍。俗名笙。有串錢拍。俗名笙錢。皆按之以相歌聲。又有單面鼓。俗名擊弓。鼓製小而且薄。飭以金漆。其聲砰蓬翕闐。陶娘初上。及轉折則敲之。大畧諸樂與中土不同。而其高下清濁。出八轉合。各備五宮七聲。至於折旋變化。別具移宮換羽之妙。非深於聲律。與夫南北習尚之殊。山川風氣之限者。不足以語此焉。余以是知先朝之制作。極深研幾。又未易以輕議也。

宮中之樂。俗稱鞞權。與教坊大同小異。有竹笙。俗名彈拈。製雙槌標之。其聲雜應商角。有鉄絃琴。方折類瑟。嵌以瑪瑙珠。渠奏辰兼用揚扒。九絃者俗名彈九絃。七絃者俗名彈七絃。

樓卑用荻管而已。大抵廟祀之樂其聲莊雅。凡迎送灌獻以及升降祝嘏各隨禮意而宣揚之。臨喪則為悽愴之音。其制奏率為兒女哭泣之聲。咱者輒加嘆賞。夫樂以合禮致嚴致哀。曲盡其妙。斯已矣。至於聲之悲慟則管次之。鳴咽皆是也。曷不靜而咱之。聲之詰屈則竇民之喑啞皆是也。曷不登而奏之。而顧求肖于一管。以亂作者制作之初意哉。噫。有官守者之不得其職。蓋不止于鼓吹之賤工也。天地間自然之聲有五。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而為七。我國言語音響與中土不同。然絃聲有性靜情精。高藏臧吹。聲有僻陰。鋪寂卒徂希。大畧亦不出於七聲也。

把令隊有鼓有鐸。又有蜂腰鼓。類腰鼓而一面尾粗腰細如
蜜蜂然。聲之輕者為尋。重者為范。俗因名為敲尋范。有吹管
俗名簾。以荻為之。視教坊荻管較短。承以竹管。旁穿七孔。按
七聲。跌用黃銅。或編竹。漸次漸大。間飭以漆。蓋古馬上鼓吹
之遺。有小吹管。俗名簾小。承管只穿五孔而無跌。俗名簾祖
謸。單用荻管而已。大抵廟祀之樂。其聲莊雅。凡迎送灌獻。以
及升降祝嘏。各隨禮意而宣揚之。臨喪則為悽愴之音。其制
差不同也。近日業吹管者。爭為怪譎。以博世俗之譽。而禮所
哀曲盡其妙。斯已矣。至於聲之悲慟。則管次之鳴咽皆是也。
曷不靜而咱之。聲之詰屈。則窮民之喑啞皆是也。曷不登而

南北習尚之殊。山川風氣之限者。不足以語此焉。余以是知先朝之制作。極深研幾。又未易以輕議也。

為方桶。上寬下殺。彷彿古木杙狀。面排竹片。鱗比如床第然。又槌櫟之。其聲雜應商角。有鉄絃琴。方折類瑟。嵌以瑇瑁。琤璫奏辰。兼用撈扒。九絃者。俗名彈九絃。七絃者。俗名彈七絃。有箏似鉄絃琴。絙絲一十五。撈以銀甲。或用蘆花穗切之。並與象樂參為八音。寔非古之八音也。宮中歌聲。纖麗婉轉。視教坊差雅。然其音律亦不甚相左云。

古琴一種。我國惟陳時阮士固能之。其鼓琴則先剪絃頭緊紫。而後八曲。大畧槩可想見云。

朱子訓禮字。以為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蓋凡人倫日用。動而有則者。聖人次第而品式之。莫非天理之所在。非故為是繁縟。使人之難曉也。中古以降。世變風移。因辰為政者。準古施今。使之不悖於道。於是節目日繁。講求不得其說。甚至目為聚訟之家。朱子始集輯士庶所需之禮。為冠昏壻祭四篇。合通禮而五。為說明易。迥出諸家。其不及於朝廷郊廟者。良以經典具存。不敢議禮自居也。我越自內屬辰。循用漢禮。久而寢失其真。釋老西洋之教。又從而雜亂之。而禮遂紊矣。冠禮久廢不行。長幼老少。又不甚分明。平居交際。率以分相加。忿爭仇怨。多由此起。有年未弱齡。輒齒於黃鮐之列。有歲

當合通禮而五為說明易適出諸家其不及於朝廷郊廟者
良以經典具存不敢議禮自居也我越自內屬辰循用漢禮
有國家者苟置之不講將以為政不其難乎

冠禮久廢不行長幼老少又不甚分明平居交際率以分相
加忿爭仇怨多由此起有年未弱齡輒齒於黃鮐之列有歲
在髫髻妄躋於成立之班簪笄之間以早晚而凌長行戚里
之家以子侄而臣諸父乃至壽同櫛櫟謾加倨於國人品
在等夷却自高於儕輩謬雜相習莫知適從欲有以易之非
反其本不可也或曰冠禮必用三加今國俗推髻緇布巾竟
為虛設幅巾亦不常用幘頭非仕宦中人不得戴之女子久

從無簪髻之飭。子欲復之。余恐艷然之笑。不徒見于唐人也。是不然。古者男女年逾子帛。於是乎冠之笄之。而責之以成人之道。三加之服。曰緇布冠。曰弁。曰冕。至宋為緇布冠。為幅巾。為幘頭。蓋取其禮。非必拘其制也。我國無緇布冠。而色頂亦所以歛髮。或長戴幅巾。幘頭非未仕者所宜。而丁字帽皆可通用。豈古弁冕可變為宋之幅巾幘頭。而不可為今之色頂丁字帽乎。至于女子從無簪笄。而羅巾釵鈿。通為首飭。苟有志於執禮。師其意而不泥其文。斯亦可也。雖然。此特為士

套之所能限也。

近代禮學不講。惟登鄉薦者。始從座師演習拜跪儀節。其餘

可通用。豈古弁冕可變為宋之幘中幘頭而不可為今之色
頂丁字帽乎。至于女子從無簪笄而羅巾釵鈿通為首飾。為
席之好古者言之。若夫英君賢佐得辰大行則又非常情俗
套之所能限也。

近代禮學不講。惟登鄉薦者始從座師演習拜跪儀節。其餘
畧不經意。嘗見縉紳子弟容貌韶秀。服飾高華。及加冠委佩
攝祭酬賓。則舉止失措。縮縮然如新婦見公姑。不免貽笑世
俗。有欲反之者。輒矯情飭偽。謔浪嘲笑。以亂其實。而不知莊
情造次欲蓋而弥彰矣。禮其可不學乎。
古者束髮于頂。以緇布冠固之。故弁之失。冕之桶。冠中之重。

臺皆為藏髮之地。我國散髮而戴冠。於義無守取。然變俗移風。非王者之必世而後仁不能也。

婦人古有冠髮。我國只用羅巾歛髮。其見尊長則散垂為敬。顯宗辰宮人始戴側髻冠。其製圓而重。臺惟常侍辰戴之。至于奏樂。仍用圓樣丁字。與王府侍嬪無異。外庭命婦則未定制云。

丁先皇始製四方平定巾。其制方而平頂。以皮為之。蓋軍裝也。後世變為六稜。而殺其上。製用紗漆。是為祭服。曰平頂帽。秦間阮相公沆。再加區別。平頂帽自公相下。至吏士各以制之。高低為等級。而御服則以金線別之。丁字帽分而為三。圓

丁先皇始製四方平定巾。其制方而平頂。以皮為之。蓋軍裝。又頑方為圓。折直為曲。為朝侍通用之冠。曰丁字帽。正和保泰間。沅相公沆。再加區別。平頂帽。自公相下。至吏士。各以制之。高低為等級。而御服則以金線別之。丁字帽分而為三。圓。休平頂。緞用馬尾者為上。銷金飭額。微示等差。皇上燕閒。及皇子王子常侍視事之戴。六袞而頂四。製用南紗者為內監常侍視事之服。休圓縮縫。製用青吉布者。為士庶吏軍通用。辰遇國卹。則大臣常侍視事亦戴之。其休各不同也。幘頭巾。蓋古人燕居之服。見溫公獨樂園行樂園圖。明太祖

既滅胡元。倣古制定。始為文臣大朝之冠。或稱為進賢冠。其
寔非也。康熙二十一年。阮相公沆北使。訪求故明典憲。回國
典定章服。與雲錦圓領。遂為文武大朝之服。若常侍視事。則
文用涼巾。武用燕尾巾。則阮公所製也。

余少辰見前輩燕居。常戴馬尾色頂。其製圓而頂平。高一寸
許。或戴八仙巾。士庶之家。則八仙巾皆公服也。八仙巾用玄
緞。或紗。纔頂平。上裁菊瓣。數重相襲。周圍襞摺。如古之竹冠
橫帶勒額。垂其末于腦後。及兩耳有垂檐。蓋倣色頂而加文

昏禮自庖羲以來。群聖相因。其制大備。詳見儀禮禮記諸書。

文。公集而約之。畧財幣而重聘。六禮之說。名數雖繁。而中人

言或真。八。士庶之家。則。八。巾。公。月。也。八。巾。冠。
綴或紗紈。頂平。上裁菊瓣。數重相襲。周圍裝摺。如古之竹冠。
也。幅巾製用方巾。折摺為之。詳見家禮。

昏禮自庖羲以來。群聖相因。其制大備。詳見儀禮。禮記諸書。
文公集而約之。畧財幣而重聘。六禮之說。名數雖繁。而中人
以下。皆其力所能任也。我國自王公卿相。至于士庶之家。惟
行問名。納聘。親迎。三禮。大槩以銀幣為主。儀服次之。而擇配
論德之意。罕有存者。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
子不八其鄉。吁可慨矣。古者男家發聘。女家復書。而周旋於
其間者。媒氏而已。今之俗。則不然。自初婚。至于成禮。男家則

舉族而行。而之子于歸。家女亦舉族而往。儀幣服食。取美目前。有婚嫁未完。而田產盡傾者。夫嫁女之家。三日不滅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古人于人倫之本。風化之原。務使不失其正。斯已矣。豈可從為耳目觀乎。儻皮之後。至周始有婚書。後世又有庚帖。蓋即問名復書之遺。休而加之。亦古人待哀世之意也。

我國無書帖。有攔街。捨禮數。而用錢糧。已為可鄙。况輕重多寡。民俗靡常。兼之閭巷兒童。遮道要索。至有停輿鬧說。質物之不得其說。及讀莫明。德辰詔書。始知蘭佳。舊為攔街。近世訛傳失真。而官府行下。辰亦用之。不覺啞然大笑。

而力之亦古人待裏也之意也

我國無書帖。有攔街。捨禮數而用錢糧。已為可鄙。况輕重多
取途甚非盛世之所宜有也。余常疑蘭佳二字。全無意義。求
之不得其說。及讀莫明德辰詔書。始知蘭佳舊為攔街。近世
訛傳失真。而官府行下辰亦用之。不覺啞然大笑。
禮內兄弟不得為婚姻。太真王鏡臺。蓋晉人禮數之崩弛。非
可以為常也。內兄弟即中表親。我國姑舅兩姨之子。亦不通
婚。惟舅子姑孫得相嫁娶。俗諺傳為美談。然姻婭往還。祇謂
每相低悟。夫婚禮以正人倫。而輒先亂其外家之昭穆。是豈
大雅君子之所愿聞乎。

近世昏禮有停喪行聘者。最為傷倫。已經昔賢力辨。至于聘財不足。交契為婚。或亦以興訟。是於論財之中。更進一步。庸非夷虜之罪人也乎。

古無女子承家之禮。故中堂命醵。便作別離。三月歸寧。義無再往。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昔賢註疏。以男子出繼。女子出嫁。其為父母服。與為父後者。為其母當之。正謂此也。我國有無男用女之例。不知始于何辰。夫分內外為二尊。則無統。合親疎而並祀。則亂常。况世火漸遷。恩情愈薄。或未滿禰祖。徒使二本之教。越千載而復行。而非類之歆。強鬼神於所不當祭。仁人君子。能不為之動心乎。此大宋無後。小宋繼

我國有無男用女之例。不知始于何辰。夫分內外為二尊。則四代而就食於無服之曾玄。或別有尊親而附祭于異姓之禰祖。徒使二本之教。越千載而復行。而非類之歆。強鬼神於所不當祭。仁人君子。能不為之動心乎。此大宋無後。小宋繼之。古人所以諄勤於繼絕之義哉。非為無女而言也。常見近代之女婚。外孫折田分產。務勝於近親。及制服則必循常禮。奉神則偏殺外家。甚至賈怨啓爭。相率以充貪官之囊橐。雖持心近厚。如許桓夫人之唁衛侯。秦康公之送晉文公者。間有其人。而末俗日趨其弊。殆不勝言哉。矣。

哀世昏俗不可屈指。余少辰見無賴子弟。有先娶寡婦。而後
并納其女者。此風始於景興末年。其後縉紳之士。亦或效尤。
夫妻之女子。非子行乎。禮繼父同居者。服期年。其為後世慮
者。至矣。當事者顧恬然而不之問。敗禮傷化。殆莫甚焉。余謂
繼父娶前夫之女。當以亂淫無別罪之。即飼獸污宮。亦不為
過也。

我國郊壇。始於李氏先朝中興。再加修葺。正中昭事殿。甚約
高一丈。石欄石陛。彫刻工巧。內砌石臺。今奉昊天上帝后土
星宿際地神祇。歷代帝王。分列從祀。第一門外。皇上更衣。大
次在其左。出第二門。折而東南。經王上權御次。至第三門。門

我國郊壇。始於李氏。先朝中興。再加修葺。正中昭事殿。其約

皇地祇。次左右丞相堂。左右兩廊。奉大明夜明之神。及周天
星宿。際地神祇。歷代帝王。分列從祀。第一門外。皇上更服大
次在其左。出第二門。折而東南。經王上權御次。至第三門。門
外。對構七楹。則節制府。扈從之所也。李陳郊祀之制。今不可
考。先朝於春旦三日內。蠲吉郊天。中興以後。政歸王府。內殿
徒擁虛器。惟春首謁郊。與會試御講武殿。畧備鹵簿威儀。都
人傳為盛事。首例南郊奉事一百四十五貫五陌五十四文。
戶部領在戶番。付司禮監承諭局備辦。帝祇位前有三才齋。

品及芭蕉菜食。左右殿廊。以次降殺。無牲玉燎瘞之儀。至日
設皇上拜位於殿御道中。王上位在御道之左。稍次節制位。
又次之。二品以上在第一門外。三品第二門外。其礼止於上
香宣奏前後八拜。可謂畧矣。聖祖盛王既登政府。郊天不復
陪祀。暨大行皇太后升遐。皇上亮陰。遂命首揆阮公倪代行。
次年盛王親自攝祭。既而年穀不登。寇盜竊發。天下徃徃以
此怨谷。亦可見人心之未去也。西山據國辰。設北城鎮於東
京。即敬天殿。為返望臺。而南郊遂為穹檠之野。歲遇亢旱。則
門外。鹵莽滅裂。殆無足言。辛酉之夏。西山少主葉富眷北走。
升北城為北京。築圍丘於椰市門外。甃方澤於西湖。以冬夏

少年盛王。新自攝。歷年。新不登冠。盜竊發。天下行。行以
此怨浴。亦可見人心之未去也。西山據國辰。設北城鎮於東
鎮撫大員。集教坊。把令於北。祈雨。或昇四法。伏像暴之。第三
門外。鹵莽滅裂。殆無足言。辛酉之夏。西山少主棄富春。北走。
升北城為北京。築園丘於柳市門外。甃方澤於西湖。以冬夏
二至。分祀天地。而南郊昭事殿。則倣中朝正大光明殿。仍為
祈禱告謁之地。及改元告謝。俯首而冠冕。人以此卜其亡云。
南郊第三門內。有柳杏公主祠。磚屋方廣。尋丈。橫據御道。詢
諸皂隸。則鼎革後。郊殿監守。及四旁業巫覡者。始為之。謁云。
帝女朝天待漏之所。其說迂鄙不經可笑。第二門右側一樹。

己酉庚戌間并出一菌。其大如盤。仰而望之。文理堅密。久而
不萎。傳為穀神所附。道旁廢井。丙午春。青火浮于水面。高數
尺許。三日不滅云。

古人以江河之推移。譬世故之遷變。竊謂風俗亦然。余少當
景興辰。俗尚猶厚。平居交際。循循然有敦讓風。一有不善。輒
恐為人所知。至於戚宦貴遊。無賴子弟。亦未敢公然肆行。其
或不循經制。良家父老。輒陰舉為子弟戒。鄉黨聚會。及親戚
宴飲。惟年登蒼艾以上者與焉。幼壯以下。強邀與偕。每逡巡
徵歆以侑神。歡饌纏頭不甚奢侈。有稍過之者。群共非笑之。
曰。此非前人成例也。親友過從。非大禮及上賓。不宰鵝鴨。北

恐為人訾笑。至於席官費。述無賴子弟。亦不敢公然。或循經制。良家父老。輒陰舉為子弟戒。鄉党聚會。及親戚

畏縮。有事商確。年位尊者裁之。餘則拱喏而已。春秋祈報。或徵歌以侑神。散饌。纒頭不甚奢侈。有稍過之者。群共非笑之。曰。此非前人成例也。親友過從。非大禮及上賓。不宰鵝鴨。此茶價賤。而好之亦寡。惟權門世族。乃有之。接賓酒用小琖。似拇指大。數盃即止。過此則目為沉酣。聞諸前輩。談及龍德永祐之前。以此為渾厚較勝。惜余未及見也。自盛王寢疾。批政日滋。戚里之家。下及遊蕩子弟。爭為詆詭。以相勝。什器之中。規矩者易而歪竅之。服用之有軌度者。度而增損之。交接酬

酢飲食起居。凡事之關於節文度数者。必從而矯揉溷亂之。
日異月新。傳相慕尚。有堅立不回者。恣加訕笑。甚乃擠陷之。
傾覆之。而習俗流矣。

余八九歲辰。見老者多戴鼃殼笠。

俗名鼃

或三江笠。

俗名鼃

官家子與監校諸生。戴方斗大笠。

俗名鼃

官家內眷年高者。

戴古洲笠。

俗名鼃

中年及少者。戴蓮葉笠。

俗名鼃

京城士庶男

婦。通戴古洲笠。戴小蓮葉笠。

俗名鼃

村邑男婦。戴春雷小笠。

俗名鼃

軍士戴捍笠。

俗名鼃

廝養及軍人婦女。戴圓斗笠。

俗名鼃

戴古洲笠。加藤綾。惟權門勢戶長者。戴笏面笠。以自別。至如

清。二處。通戴圓箕笠。

俗名鼃

外鎮蠻僮。通戴尖光斗笠。

如形

戴古洲笠徽 中年及少者戴蓮葉笠徽 京城士庶男

婦通戴古洲笠戴小蓮葉笠俗名徽 村邑男婦戴春雷小笠

徽 僧道戴筍面笠俗名徽 喪家戴春雷大笠俗名徽 期功以下

戴古洲笠加藤綾惟權門勢戶喪者戴筍面笠以自別至如

清又二處通戴圓箕笠俗名徽 外鎮蠻獍通戴尖光斗箸笠如形

徽 枯麻尖頂與四政不同壬寅癸卯年三府兵亂挾功肆行

人多戴圓箕笠以混之輾轉成俗丙午國變復捨圓箕而筍

面有期功總服者以素綾別之在村塢則做鼃殼之制而殺

其工謂之酸皮笠俗名徽 其戴春雷小笠者間或有之而鼃

殼三江方斗圓斗古洲蓮葉掉笠不復見矣

首例士庶以下。公事服青吉衣。平居服緇衣。村塢小民則服
布索。近來通服青吉衣。而緇布二色。鮮有服者。首例青吉衣
以大明為上。微明次之。賤者用葵色。名襖味又次之。倘遇國恤。
則王公卿士皆服葵色。近來不拘貴賤。皆以葵色為尚。而火
明微明。妄為模魯而不用矣。首例喪者平居服粗布。戴笠散
髮掩口而行。有事於公庭者。著葵色青吉衣。事迄返初服。近
來雖無公事。亦嘗著葵色衣。却笠推髻。談笑於街衢。畧無愧
怍之色矣。首例有期功服以下者。衣素散髮終其日。不與人
席內室。畧示微異而已。若夫良家之裔。棄素業而遨遊。戚碗
之童。挾門閭而倨傲。双槍七碗。辨味遍於輿胥。方丈盈樽。常

來雖無公事。亦嘗著葵色衣。却坐推髻。談笑於街衢。畧無愧
家宴飲。近來公然吉服。群飲聚食。與常人同。有畧存羞惡。移
席內室。畧示微異而已。若夫良家之裔。棄素業而遨遊。戚碗
之童。挾門閭而倨傲。双槍七碗。辨味適於輿胥。方丈盈樽。常
奉過於喪祭。親戚勸酬。則童仆踰躋。而耆耄不敢斥其妄。閭
里會飲。則髻鬣群吠。而尊長不能司其成。康色低聲。乞憐於
下賤。而畏唱優之訕者。甚於月旦之評。傾囊倒橐。取美於目
前。而充歌筵之贈者。倍於牲盛之奉。甚至退居林下者。喪心
於弄筆。而刁風興。儼然堂上者。眯目於苞苴。而貪風起。期孟

姜於河上。不耻淫奔。禦商客於王門。竟爲寇盜。風俗至此。可
謂極矣。雖江河之推移。豈能盡其肖其狀哉。
阮君堯明名俊。余忘年友也。長余一十九歲。原籍下洪之長
津。鼎革後。僑居壽昌。鼓舞少舉於邑。補郡庠。戊申之秋。署篆
水棠。未幾解綬而返。爲人沉靜。喜散誕風流。辰出八權要間。
而酒榼茶甌。尤喜與韋布儒流共晨夕。歲在壬子。始謁余。與
黃君希杜。過從往來無間。希杜與堯明對門。而余客太極。亦
不甚相遠。每暇輒集於堯明內室。下簾細話。科頭跣足。如家
當世。而希杜以巨家子。遭變蕩產。由荊陽鎮來京。值世故方
殷。亦不留意家人產業。故常與堯明遊。一日偕相知數人。賞

黃唐希杜過從往來無間。希杜與堯明對門。而余客太極。亦人兄弟。八夜則布几庭前。煮茶泛月。辰余落魄故京。無志於當世。而希杜以巨家子。遭變蕩產。由荏陽鎮來京。值世故方殷。亦不留意家人產業。故常與堯明遊。一日偕相知數人。賞蘭南榮。頃之新月初上。相顧而笑。遂訂蘭社譜。月夕風晨。往來尤數。堯明辰內悼一女髮纔及肩。依依膝下。嘗得硃砂淡紅。鶴翎鵝爪諸菊。蓓蕾半含。秋色艷目。堯明命仆分藝庭除。余與希杜適在坐。見小女汲水澆灌。余戲成一絕句云。倚檻課童分菊種。可知陶令首生涯。垂髫却解人深意。繞砌携壺

學灌花。既而席地中庭。携爐啜茗。聞長空鴈聲。希杜作鴈詩。
轉眼八九年間。克明落魄北河。希杜食貧京邸。而余踪迹飄
浮。回想平生。始知相聚之不數得也。

克明蘭盆開辰。余與希杜各有詩。送粵東開。唐天池評閱。希
杜最為炫場。余詩有曰。鷄舌半含紅點點。雀翎初間綠依依。
及嬌如燕。姑餘香在。恨寄靈均雅調稀之句。亦頗為天池鑒賞。
首倡優末技。不得游學校仕正途。初意良善。惜無雋異登
進之路。以收不群之才。自祿溪侯以伶官子。不得應舉。委質

張國母田樂籍供奉。八晉光王。即誕僖祖仁王。亞旅卞長官。
復得寵於僖祖。教坊諸姓。始得與良家齒。其後大科顯官。或

首創倡優末技。不得游學校仕正途。初意良善。惜無雋異登
河南。當事者始悔蒐羅之不廣。然未公然弛其禁也。暨如京。
張國母田樂籍供奉。八晉光王。即誕僖祖仁王。亞旅卞長官。
復得寵於僖祖。教坊諸姓始得與良家齒。其後大科顯官。或
由此出。士大夫久之與習。而優孟之家亦自忘其世矣。世運
風俗。可於此駢焉。

我國帶琴及箏為絃音。大畧惟性靜情精四聲。又假借為高
藏藏三聲。七者互為主客而已。近代始尚月琴。蓋古胡琴。一
名阮咸。以四上合尺五工六仕凡諸音。配七聲。十二律詳見

九峯新樂書。然南北殊風。工之者少。景興中。內殿供奉管仙
右隊阮廷滌。變為南音。畧可人听。然清濁雜沓。全無腔調。安
泰武君友桐亦好月琴。始學北調。既解音節。信手彈為南音。
參考琵琶南譜。剛柔婉轉。心手相應。乃知聲音之類。無不可
相通者。

阮公宗理為乂安督視。初到任。有仁魚死於海岸。長百餘尺。
濶稱是。地方以告。公偕同僚往為文以祭之。後數年。有童子
容貌韶秀。年可十四五。著儒衣詣門。問阮兄宗理在衙否。聞
拂衣笑曰。吾憶故人。不憚返訪。無已。當自去。不消如此張皇。
聞者異之。聞於公。公具冠帶出肅容。童子已去遠矣。命衙從

潤稱是地方以告。公偕同僚往為文以祭之。後數年有童子者斥之曰。乳臭子觸慢長官。不去鞭朴將及之矣。何問為。童拂衣笑曰。吾憶故人不憚返訪。無已當自去。不消如此張皇。聞者異之。聞於公。公具冠帶出肅容。童子已去遠矣。命衛從追請之。若要乃返。坐定笑謂公曰。別來久憶兄。獨不念故人耶。公謝不敏。設酒談叙。童子喟然曰。弟與兄俱從仙曹謫降。兄八世途叨科甲。猶不甚失本來面目。弟自得謫。混迹禽魚。紅塵苦海。徒令人悶悶耳。公請其詳。童子曰。余初謫為百舌鳥。性慧而善鳴。都城遊冶子以重價購得之。晨夕玩弄。不覺

拱壁如此十餘年。思脫皮毛。未得其策。一日開籠縱浴。辰主人方瀹茗款客。砂壺瓷碗約值百餘金。余躍上客筵。冠舞跳躑。拌盞粉碎。主人陡怒。操烟筒斃之。上帝以其謫限未滿。復降世為海中仁魚。凡三年。忿不勝辱。乘海潮登岸。暴鱗自斃。辰兄偕同官往祭。幽顯異路。不能一談。及讀祭文。妙思靈機。殊增健美。嗣蒙上帝准滿謫期。咱於山谷潛修。仍補苴。賤令當回朝帝所。故來與故人一別。他日相會於紫府清都。想不遠矣。公因留宿。密問前程。其語多不外泄。次早辭別。公具衣

景興甲午先大夫從西承。歸居河口坊宅。辰天下承平。比歲豐稔。市廛間物價甚賤。密熬二枚。值錢一文。南茶二大碗。笑

死地。使勇前。蒙上。帝。亦。清。其。咎。於。山。谷。清。修。仁。福。而。取。令。
當回朝。帝。所。故。來。與。故。人。一。別。他。日。相。會。於。紫。府。清。都。想。不。

冠送之。出門不見。公未幾卒於任。

仁魚俗名
子翁鶴

景興甲午。先大夫從西承。歸居河口坊宅。辰天下承平。比歲
豐稔。市廛間物價甚賤。密熬二枚。值錢一文。南茶二大碗。笑
菑二口。值亦如之。有不甚渴者。輒以一錢買茶一大碗。笑菑
一口點心。飯店儘量而食。不過十數錢。延興同樂二坊之間。
有成衣鋪。每月初一日。初六。十四。十五。二十一。二十六。三
十等日。白馬墟期衣鋪。最為喧鬧。篋肱之徒。乘間剽竊。或摸
手容袖。括其所有。或故為喧擠。割截衣幅。搬取行貨。或喧傳

象逸駕風。列肆與途人擁擠趨避。貨物狼藉。及知其誕。則偷兒已厭其欲矣。一日有絲輿停於東閣銀鋪門前。婢僕騶從如雲。採買紋銀。估價未定。輿中人命傅姆捧銀色數十錠。回倚呈相公閱駢。店主不之疑也。既而婢僕漸少。轎夫亦四散。日向暮。不見傅姆還報。店主始就輿前索銀。則一老盲丐。紅綃坐輿中。茫然不知所言。輿故而散。約沽不過十數緡。四下尋覓。茫然無影響。此類甚多。不能徧舉。奸鄙伎倆。誠爲笑然。亦足以見昇平之盛事也。

及會試中格某公者。是其所知。主人問新貴人年貌貫籍。姬具言其詳。且言貴人家故貧。中饋尚虛。庭試屆期。不知錦旋。

紛紛生連中洪範不知所言連故而辭紛紛法不遇十數紛紛
下尋覓茫然無影響此類甚多不能徧舉奸鄙伎倆誠爲笑

景興壬辰會試四場畢有一姬詣東河席廂一巨室閒話道
及會試中格某公者是其所知主人問新貴人年貌貫籍姬
具言其詳且言貴人家故貧中饋尚虛庭試屆期不知錦旋
日作如何措置主人不覺心動對姬言某有女室頗不陋姆
倘能作合錦旋之費當不煩貴人掛慮也姬故難之往復數
四已而要貴人詣巨室相女主人留貴人宿夜出其女見姬
慇懃主人命女伴貴人寢訂賜第後成婚明早辭去餽遺頗
豐主人粧其女候親迎及傳臚賜宴杳不見姬來主人命家

僮徧訪諸新貴。皆非曩日留宿人。始知為其所騙。懊恨而已。此事喧傳都城。聞者以為笑話。夫騙術固神。然非巨室之涎慕新貴。欲要非分之福者。亦何亦售其術哉。

懋軒先生。以景興辛未閏五月生。其斗數吉星湊會。兼數貴格。蓋不易得也。先仲兄嘗言先大夫閱先生斗數。謂潘生名壽不兩立。掇大科則減算。享遐齡則減名。己酉之歲。先生得疾。余嘗舉此言勸懋。乃先生名止於鄉元。壽止於知命。二者不相短長。余亦不解所以。庚戌歲余嘗夢見文亭榜見鐫。末不記。及覺嘗以聞諸先生。辰監生鄭君公權洸已久。不知其何意也。

疾余嘗舉此言勸慰乃先生名止於鄉元壽止於知命二者
不用遠長余亦不詳所以庚戌歲余嘗夢見文亭夢見鶴來
填金優中一名鄭公權中項一名潘輝琰其次中項次取多
不記及覺嘗以聞諸先生辰監生鄭君公權洸已久不知其
何意也

維先壽林監生阮先登鼎革後村居授徒敝屋五間東房為
長子先拔室西房為先拔之弟室中間三楹則監生老夫婦
與其母居焉先拔有室久而琴瑟不調其歸寧每累月先拔
就館於隔江之小邑歲辰歸省在室者無幾其婦或於背人
處對其夫監生夫婦亦未如之何也辛酉歲先拔弟既昏夫

婦頗相待。一日於其室。浮兄。拔之褻衣。出以歸其兄。監生心疑也。屏人召兄。拔責以整冠納履之嫌。兄拔力白其無。而苦無證。鬱鬱待心疾。舉止言語迷惘不常。一日詣其內。歷訴苦衷。且言將以死自白。內斥其妄。次日早辭其父如館。出邑旁黎舍渡。就所知家借刀。所知者以其顛也。不之借。乃咬食指。以竹簽染指血。大書於江邊木綿樹曰。人莫予知。枉斷腸。此冤須訴與雲長已。而喚渡。至于中流。返舟而躍。舟子撈之。不及。聞諸其父。傭水居戶搜覓。日暮得於江心深處。盤膝而坐。字可掌大。得日成絳紅色。居人恐驚。勸官府刷洗之。久之乃爭余聞而異之。後遇黎舍李司諱公長子。細詢之。與所聞合。

冤湏訴與雲長已而喚渡至于中流返舟而躍舟子撈之不
及聞諸其父傭水居戶搜覓日暮得於江心深處盤膝而坐
而面色如生惟右手食指頭交碎監生號哭藁葬之樹上血書
字可掌大得日成絳紅色居人恐驚動官府刷洗之久之乃
淨余聞而異之後遇黎舍李司講公長子細詢之與所聞合
扣其故則曰弟舍之褻衣或云弟婦誤挾之或云是兄拔之
婦所為皆不知其然否也夫世之義冠博帶危坐濶步口聖
賢之書幽簪紳之列者不少矣平居無事解不以道學自任
名教自居及其事變之來處得喪而臨死生往往進退周章
失其所據先拔一幼學少年子耳乃不忍中蒿之污而喪身

於江魚之腹。人豈易量乎哉。

李朝有三教科。太學生科。亦有進士之科。登薦之途不一。至陳亦然。惟進士科得人。視諸科為最先。朝洪德以後。專以進士為科掄才大典。莫氏因之。中興二百年間。登是科者。以清流自居。其他文武才畧。致身公相。亦不為清流所重。世變然也。中興初。馮公克寬。參樞號功臣。敍歷部寺。且屈身場屋。以一第為榮。而梁公有慶。勲業文章。與馮公伯仲。獨以在莫見抑於禮園。不肯八庭試。及臨先朝。歷官清要。休貌既尊。弗屑梁氏家譜。及諸名家私集。則梁公之勲名。將與尸位具臣者同其命沒矣。其後慕澤武公。惟志青林阮公。建溪皆一長名。

一第爲榮。而梁公有慶勲業文章。與馮公伯仲。獨以在莫見
抑於禮園。不肯入庭試。及臨先朝。歷官清要。休貌既尊。弗屑
與舉子家較勝。執史筆者。以其非科目中人。畧而不備。非有
梁氏家譜。及諸名家私集。則梁公之勲名。將與尸位具臣者
同其淪沒矣。其後慕澤武公。惟志青林沅公。廷派皆一辰名
臣。考之於史。莫能得其梗槩。繫籍之士。積習相沿。漸有唐宋
清流之弊。景興初。吳公時仕。文名大噪。甚爲當路者所忌。會
試考官暗中搜索。稍涉近似者。輒相語曰。此時仕口吻也。極
力而擯斥之。毅祖知其故。場事既畢。輒命取吳公落卷親閱
之。考官多被黜罰。竟不能止。丙戌科。吳公得洩瀉病。入第四

場草草完卷。考官閱之曰：此卷令文達練，先為會家。然文氣頗弱，當非時仕所為。及閱阮公伯賜卷，曰：此卷俊贍，譽頗似時仕。然令文不足，辰仕必不為此。疑不能辨。吳公遂領會元。靖王總政辰范公，撫謙以文學結主知。少年挾氣，取忤於辰。禮園之見斥，亦與吳公類。晚歲學日還，所為文章必痛改首習。己亥盛科，改名阮攸。第二場一卷語頗馳聘，考官相賀曰：撫謙在是矣。則相與疵謫而黜之。及榜出，而公名固不在也。第三場一卷亦以疑見斥，而范公卷無恙。第四場范公阮攸。范公卷第一。阮公伯賜獨指鄧田。范公卷曰：此卷簡古深奧，非老而富，需不能及。建讀王府。鄧田公首是科，而華堂公次。

撫謙在是矣。則相與疵謫而黜之。及榜出。而公名固不在也。
文醇而簡。范公貴。適則汪洋大肆。氣格不同。內場官擬華堂
范公卷第一。阮公伯賜獨指鄧田。范公卷曰。此卷簡古深奧。
非老師宿儒不能及。進讀王府。鄧田公首是科。而華堂公次
之。果如阮公所料。文亭榜出。阮公頓足曰。科甲固有命。不可
以人力爭也。蓋前此諸科。鄧田公見黜。阮公之力居多。至此
獨執鄧田公卷為首選。造化之戲弄。亦可謂巧矣。世傳盛美
正妃之弟茂珽。由鄉科起家。妃欲廁之紳錄。及會試。密囑弥
封吏。模号茂珽卷。必以其字為號。又屬內場官加意培植。或

劣不可取。待有旨博訪。當以此號進呈。第四場畢。試卷進呈。茂珽卷不在其列。妃請於王曰。衡尺限人。恐或未廣。請博取諸儲蓄諸卷呈覽。咱妾信手掣取。以廣敷求。王重迎其意。許之。妃掣得一卷。則所裁某号也。退命宮監以其事告茂珽。預以為賀。及掣弥封寫中榜。則武公輝珽也。妃恠之。以問弥封吏。吏對受囑辰。心緒忙乱。記憶不清。逮至弥封。猛憶妃旨所囑珽字。遂將此卷填作某字。初不知其誤也。妃不覺驚嘆。聞黃公五福掌府辰一事。與此畧同。惜不得其姓名云。

輟。遂以文章名于時。然文思頗澁。恒苦日力不足。戊辰會試。第四場畢。試卷進呈。茂珽卷不在其列。妃請於王曰。衡尺限人。恐或未廣。請博取諸儲蓄諸卷呈覽。咱妾信手掣取。以廣敷求。王重迎其意。許之。妃掣得一卷。則所裁某号也。退命宮監以其事告茂珽。預以為賀。及掣弥封寫中榜。則武公輝珽也。妃恠之。以問弥封吏。吏對受囑辰。心緒忙乱。記憶不清。逮至弥封。猛憶妃旨所囑珽字。遂將此卷填作某字。初不知其誤也。妃不覺驚嘆。聞黃公五福掌府辰一事。與此畧同。惜不得其姓名云。

囑珽字。遂將此卷填作某字。初不知其誤也。妃不覺驚嘆。聞
當公。五。福掌府辰。一事與此畧同。惜不得其姓名云。

蓮池武公。棉少辰甚慧。冬日咿唔。終得中景紙一張。攻苦不
輟。遂以文章名于時。然文思頗澁。恒苦日力不足。戊辰會試。
第四場題目。皆所素講。而簷暑不給。及暮納卷而出。至寓解
裝。則誤納草藁。而印卷固在囊中矣。嘆恨不置。始取日間所
為文。加工磨練。書于印卷。天將曙。文成而寢。向午睡覺。搜諸
篋。則印卷不見。心頭慌亂。惧禮部催取印卷。無以應命。徬徨
累日。榜既出。喧傳蓮池武。棉登會元。公不之信。詣廣文亭視
之。果然。且喜且愕。不解其故。或傳公家三世不養猫。故待此

報未知是否。

萊石公阮。憫探花公僅之第也。壬辰會試四場畢。納卷而出。探花公索閱草卷。始知誤留印卷。是夜乃加修削。及早袖卷及百金。徘徊試場門外。不知所謀。日向申。一武弁問君何事。徬徨以寔告。或能分憂。公以寔對。弁欣然曰。此易事也。其請為公任之。受卷返金。且屬公曰。出榜後加蒙見念。當訪同春坊某家。一訪足矣。何以金為。言訖而去。已而果列中格。往同春訪之。則隨號某員死已百餘日矣。公始知鬼神之助。既登

已亥盛科會試前。有夢八殿庭。見傳臚新科進士。至十五名。先導者員。明語曰。此名學問。雖不甚憂。而福德可取也。

坊某家一訪足矣。何以金爲言訖而去。已而果列中格。往同
春訪之。則隨號某員。死已百餘日矣。公始知鬼神之助。既登
仕路。辰卹其家云。

己亥盛科會試前。有夢八殿庭。見傳臚新科進士。至十五名
吳。暹。執簿諸員相語曰。此名學問雖不甚優。而福德可取也。
夢覺。徧訪親朋。皆不知有吳。暹名。蓋公以是年始登鄉薦。人
鮮知之者。及會試第四場。日已暮。而公卷纔得古文第一。既
猶拈筆構思。一米察內臣問曰。場門既開。新進士何故猶在
號。龍。公始知日暮。懇求爲地。內臣命執筆硯以從。至十字堂
後。辰堂中橫捲卷。壁間微漏燈光。內臣謂公曰。坐此屬文完。

卷當以告某公如其言。內臣辰來省問。鷄三唱始完。以授內
臣。就彌封吏房投八。仍以丁字帽授公。雜傳鐸官吏從出場。
已而果中。後常往捲蓬堂小筆店棗樹店。物色其人。迄無所
遇。終不解其故云。

景興甲辰乙巳間。予始遊學長安。每月朔望前一日。國學評
文。輒隨兄執往。咱上堂中南面三竹席。上為知監官位。中為
參從行參官位。下為陪從官位。侍郎三都等官。則位東面西。
其餘畢位西面東。讀卷閱文。皆在西席中間。政府官總大綱。
辰太傅倪郡公公。倪起復知國子監。坐中間席上。繼列侯裴

參從行參官位。下為陪從官位。侍郎三都等官。則位東面西。
其餘畢位西面東。讀卷閱文。皆在西席中間。政府官總大綱。
而東席官則辰相參酌。蓋首例也。

辰太傅倪郡公公。倪起復知國子監。坐中間席上。繼列侯裴
公輝壁以行。參從獨相坐中席。武毅汪公士瑛。慕澤武公輝
珽。收獲潘公。謹安偉陳公。功燦以陪從。坐下席。東席則李公
陳瓚。阮公廷濯。而蔡公輝璿以下。咸在西席。每讀卷。黃公永
珍之聲。清爽响亮。阮公球之聲。明白平易。劉公捷之聲。響短
而不明。韶公昶之聲。多不可听。然點涉取舍。惟裴公操其柄。
次則陪從諸公。互相商確。而知監阮公默不言。辰復嬉怡微

笑而已。余心疑之。問諸同輩。多笑而不答。疑益不解。輒詢之長者。或云。阮公學問甚不恆。士林望故。曹監論文。漫不加可否。或云。公少年以相門子領鄉元。其後復領會元。二園之文。皆非日力所及。此皆得之傳聞。姑存之以備考。

曹監評文曰。知監官為主。初集辰。知監官立中間上席之西。參從陪從官各立本席之東。稍南。東席官立本席之東。西席官立本席之西。知監官向中間中下二席一揖。參陪官各揖。次向東席一揖。侍郎三都官各揖。又向西席一揖。西席各官。西邊每席笑啜壺各二。日午。知監官從目董皂隸整午飯。食畢。頗豐。列出。知監官私廚。蓋皂隸民祿。及敎文諸胡公。稅。

官立本席之西。知監官向中間中下二席一揖。參陪官答揖。
必向東席一揖。侍郎三都官答揖。又向西席一揖。西席各官
答揖訖。就席序坐。中間及東席笑啜壺各二。日午知監官從目董皂隸整午飯。
食饌頗豐。例出知監官私厨。蓋皂隸民祿。及徽文諸湖公稅
所供也。

中興間試法甚嚴。倡優之子不得應舉。故祿溪侯陶惟慈有
高才能文章。會試中格。以伶官子之故。削出中簿。余於桑滄
偶錄既及之矣。及如京張太妃亞旅。卞修容。並以教坊家起
身。而倡優應舉之禁始弛。考官私徇法制亦密。曹山梁公宜。

覽山阮公。文。甥。並以徇私被徒刑。三山吳公。策。諭策。詢。亦以
此較。其後政体日頽。始容竊吹。世傳蘭溪阮公。僥會策合六
名士之力為之。未知是否。或傳公之父參從農郡公阮公。傲
獨相既久。庶僚無不震懾。咱命有館閣。其公得譴閒散。一日
起。農郡公召憇於內堂。久不得見。儿上惟策試一題。覽之。稔
熟。終日衙役承奉款待甚周。至暮而返。不解所以。及王府召
文臣八撰御題。此公獨在其選。阮公僥遂首科。此事與南宋
辰省試日星為紀賦。秦熺領大魁。頗相彷彿。意好事者附會
田范公。阮公。倂。忠勤阮公。仲鑑。以一辰名流。久要至契。常會文
於蘇。蘇。江。憂。齋之旁。命火英題。阮公。互相評閱。一日。公出一

文臣八模御題。此公獨在其選。阮公僥遂首科。此事與南宋
辰省試日星為紀賦。秦煥領大魁。頗相彷彿。意好事者附會
之也。余嘗見一老儒為余言。景興戊子間。羅溪吳公維垣。鄧
田范公沆。攸忠勤阮公仲鑑。以一辰名流。久要至契。常會文
於蘇瀝江憂橋之旁。掄次模題。既夕互相評閱。一日公出一
題。已而相語曰。此題頗中辰宜。鄧田范兄久被主眷。倘茲科
會試被召模題。幸當留意。自是不復會文。會舍旁一初學少
年。心識之而不敢言也。己丑會試第三場。范公獨被黜。及第
四場。御題與所構者無異。吳公阮公二公遂捷南宮。此事人
鮮知者。然吳公為東鄧平章潘公門人。初八門威容德氣賦。

一篇文甚醞藉。潘公曾以事業許之。己丑會試之前。扶藿天
王祠官常聞正殿內。喁喁如會語聲。又如試場讀卷聲。及吳
公領會元。試卷傳寫民間。內有赤壁淮肥之句。則與祠官曩
日之所聞。約畧相似。是又可未以輕議也。戊戌科第二場國
老汝公廷瓚三公子公瑀首選。卷中有方方種種字。而四公
子公瑱。壬辰四六卷亦有之。阮公伯賜曾撫此語。啟聞事寢
不報。然行文用字。諸名家氣習。各自相沿。或未可致疑也。乙
未科會試。羅溪阮公維宜充內場考官。拜恩阮公國考其門
明果公來訪。拜恩公密叩師傳心印。拜恩公力辨其無。明果
公弗由出門。莫曰。甚矣名利之弱人也。師生之間。尚不可以

不報。然行文用字。諸名家氣習。各自相沿。或未可致疑也。乙未科會試。羅溪阮公。雖宜充內場考官。拜恩阮公。國步其門。

人也。拜恩阮公少辰。亦常受業於明果阮公。輝。壯將屆試期。明果公來訪拜恩公。密叩師傳心印。拜恩公力辨其無。明果公拂袖出門。嘆曰。甚矣名利之溺人也。師生之間。猶不可以情動。而況其他乎。拜恩公聞之。要明果公留宿。是科二公並登第。後阮公伯暢。其彈啓羅溪阮公。內斥此科七名。策卷可號。不報。此皆得之咱聞。然亦可見世道之日趨也。

按乙未登第九十八名。內傳心印有貞周百度等句。十六卷蓋不止於七名也。

西人壬戌春。安山石炭。有黃牛產男子。數日暴長。如十二三

歲兒。額下出髭。食倍常人。惟不能言行耳。或恐其爲妖。密殺而瘞之。疾疫暴作。纔月餘。邑人死者數百。有舉戶挽藉而同盡者。人多遠竄以避之云。

嘉隆己丑秋。山南仙侶有婦人。生男兩頭。自臍而上似兩體。此合有痕。兩頭中間逆出一手八指。餘兩首兩足與常人同。一首吮乳。納哺無他異。一首不能食。僅以乳汁滴之。數日而斃。地方官圖形轉申北城鎮署。不知其何恠也。

屬明前黎間石室易耨。有地人姓阮者。宴而乞食。爲其邑之本叢雜。乞諸其邑。長伐以供薪。漸次除治。因家於土阜上。生

子使。士黎光紹間。官侍建輔國將軍錦衣行都督軍使。莫文

斃地方官圖形轉中北城鎮署。不知其何恠也。

屬明前黎間石室易得。有地人姓阮者。宴而乞食。為其邑之

洒夫。構小屋於巷間。煮南茶為活。屋後有土阜。小水夾遠。樹木叢雜。乞諸其邑長。伐以供薪。漸次除治。因家於土阜上。生子敬。仕黎光紹間。官特進輔國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莫氏之興。疏附有力。遂以西國公開府。親戚多為顯官。莫主忌之。乃與泗陽侯范屯。奉莫尊王。祔正中元年。擣諒山城。東攻欽廉。擣之。連破廣東州縣。貢路中絕。明人責之。莫主惧。使人招敬。敬復歸莫。賜姓莫氏。封西岐王。正中為明所敗。返諒山。莫大破之。走海陽。范屯死。正中尋滅。敬後以壽終。塋勤儉之土。

山子王瑋尚福成公主。累官特進宣力功臣。輔國上將軍。中
軍都督府掌府事。尊人府尊人令太傅范國公辰莫勢日削。
王瑋以勲戚居重用。憂悶不知所為。易耨邑旁有野渡橋上。
蓋冠屋。乘暇輒與村人鬪棋于此。王瑋素稱國手。人鮮能勝
之。一日鬪正酣。對手將北。有老叟從傍指點數著。轉敗為勝。
王瑋知為異人。邀歸其家。叟不咱。答以天下事。叟笑曰。野老
何知。既雅意諄諄。敬以一物為贈。懷中出紙袱授之。辭去數
武。倏不見。啓視之。則一破鏡。分書黎莫二字而已。王瑋不曉
亦隨之。王瑋悟。遂捨宅為寺。盡屋而行。得不及其禍。其女莫

何知既雅意諄諄。敬以一物為贈。懷中出紙。袂授之。辭去數

武。陰不見。啓視之。則一破鏡。分書黎莫二字而已。王瑋平不悅

所以持把玩之。黎字日濃。以大莫字日淡。以小鏡片之大小
亦隨之。王瑋悟。遂捨宅為寺。盡屋而行。得不及其禍。其女莫
氏。王瑋。蔭封郡主。嫁大同鎮守武國公。陽和間重修易。轉邑
寺。追薦其父母。碑刻猶存云。

按清人學士張玉書奉敕纂修明史列傳。附載石室阮敬為
莫彊臣。又其輔正中。據有安南之半。攻陷欽廉。明人為之肝
食。而南史之不見。可謂畧矣。吾海陽洪江荆江沿水多小廟。
祀泗陽侯。傳云古之戰將死於兵。浮尸所至。輒能為痛。即莫

范屯也。

光興壬辰科。賜第三名。鄭公景瑞。吳公致和。其父致知而已。辰中都未復。會試於萬賴行在。兵火之後。士業荒廢。試題既出。鮮能記憶。吳公致知五十有六歲。猶應會試。子致和責負博名。遂白背寫。以資其父。而号龍勢不相及。乃倩傍龍鄭公爲之介紹。其父與鄭公以此八穀。當辰之文運。與人生窮達之定分。盖亦於此併可見矣。

瑰池寧氏。其先至靈寧舍人也。先朝洪德間。以兵亂之後。田之後。籍其數於戶部。仍許永爲己私。謂之占射。寧氏懇荒於安莫。居永免繁。始所爲鬼也。社。近代寧公。由會元賜第。有

之定分。蓋亦於此併可見矣。

魂池寧氏其先至靈寧舍人也。先朝洪德間。以兵亂之後。田

多荒廢。議行占射法。命世家豪右隨力所及。開墾荒田。成田之後。籍其數於戶部。仍許永為己私。謂之占射。寧氏懇荒於安謨。居聚既繁。始稱為魂池社。近代寧公迪由會元賜第。有文名。寧公遜別號敏軒。其從子也。既冠。以次通庠生。領鄉薦。頗喜古文詞。景興中年。士習日卑。文体日陋。鄭靖王欲稍變之。而不能也。一日幸浴翠山。見山寺壁間之詩。知為敏軒作。辰召之。由番僚僉付進朝。添差知番。頗得主眷。裴公輝壁又安詩集所云。敏軒居士令才子。政府添差古列卿。蓋指公也。

戊戌科會試第三場。敏軒公八穀。而石洞范公。既被黜。二
公皆得幸帥府。情好頗相得。三場榜既出。石洞公肩輿過敏
軒公寓所。敏軒公心知其侍題帥府而退也。間躡門前向之。
輿中不交一語。口誦論語箋註所云。三陳九卦終於巽以行
權而已。敏軒公悟其意。以早赴第四場。披易繫辭三陳九卦
扯取二頁挾之以入試策。既出。多士鮮能記憶。進讀五卷首
卷安偉。阮公諒。古文並優。至今文區處南陲。有蔡人悉為吾
人之句。王笑曰。此子學問頗贍。而不習辰務。盍黜之以老其
而寧公。遜令文諧練。古文惟三陳九卦一句。最為充贍。其尾
文置乞而不言。未詳書旨。則二頁之所不及也。而敏軒公負會

卷安偉阮公諒。古文並優。至今文區處南海。有蔡人悉為吾
人。之。公。王。笑。曰。此子學問頗賒。而不習辰務。蓋熟之以老其
才。餘四卷中格。范公仲煥。朱公先。勵阮公的。並以令文八穀。
而寧公。遜令文諧練。古文惟三陳九卦一句。最為克賒。其尾
段置乾而不言。未詳書旨。則二頁之所不及也。而敏公領會
元石洞公以國語詩戲之。若曰庠生三緡得地靈。會斟半句
由天榜。蓋有所指也。

按古者取士於鄉里學校三物之目。藝居其末。漢策試賢良。
始以文辭為主。然其所試經傳大義。以及古今治道。猶得古
人之遺意。故出於其辰者。董賈列揭之徒。各以文學名世。隋

唐以後舍策論而尚詩賦。當辰之士挾珠依壁。皆擅所長。而究之于用。與政事歧而為二。至宋熙寧間。王金陵復以策論試士。其辰士習相沿。以其出於創見。群起而訐之。久而相安。漸復漢人策試之旨。陳同父大庭對策。孝宗嘉其經濟之學。特授建康判官。文文山庭策讀卷。官稱其古誼。金若鑑。忠肝若鉄石。請以得人賀。蓋策論之文。非貫穿經傳。含茹古今者。不能下筆構詞。自科舉之法既行。求能彷彿古人取士之旨。惟此一科而已。先朝順天定科舉制。合制策試。策之体而之文。宏博汪洋。信為後世淺鮮之士所能擬效。中興之後。試法日僻。會試鄉試策題。並從中出。帥府密召文臣奉撰。謂之

者不能下筆構詞。自科舉之法既行。求能彷彿古人取士之
為文策。紹平以後。得人為多。余嘗見武公。屠梁公。世榮庭對
之文。宏博汪洋。信為後世淺鮮之士所能擬效。中興之後。試
法日僻。會試鄉試策題。並從中出。帥府密召文臣奉撰。謂之
御題。惟取險題僻句。務以難人。殿制策。必命同進士撰之。蓋
以撰題官既殿三甲。必不使人勝已。故制策題最為險僻。三
魁多不具員。而賜第或止於二甲者。噫。科學之弊。一至於此。
文運世道之日降。可勝言哉。

石洞范公國語詩云。生徒已綴如凡
坦。進士如句。悵榜。登餘不記。

先朝東閣科例。三品以下。有由庭元。會元。鄉元者。始得應試。或。非。由。三。元。而。御。題。撰。舉。曾。經。首。選。既。登。大。科。亦。得。應。東。閣。試。賜。第。恩。典。視。制。科。進。士。加。倍。蓋。曠。格。也。武。公。公。鎮。未。第。辰。嘗。夢。觀。文。亭。榜。見。前。項。一。名。字。畫。繁。不。能。辨。次。武。公。鎮。次。阮。公。案。凡。三。名。辰。阮。公。案。登。第。已。久。武。公。私。念。以。一。介。布。衣。與。顯。貴。同。榜。必。無。此。理。心。緒。徬。徨。徬。徬。付。之。浩。嘆。保。泰。甲。辰。武。公。以。第。三。甲。同。出。身。始。笑。前。夢。之。迂。也。九。年。戊。申。傳。祖。議。開。東。閣。科。辰。阮。公。案。督。視。人。安。武。公。遺。之。書。勸。其。回。朝。應。試。吏。部。左。侍。郎。述。郡。公。賜。第。賞。二。格。二。名。武。公。公。鎮。以。兵。科。給。事。中。署。翰。林。院。校。討。賜。第。阮。公。公。案。以。寺。卿。兼。祭。酒。賜。第。可。

公以第三甲同出身。始笑前夢之迂也。九年戊申。傳祖議開
東閣科。辰沅公。公案督視人。武公遺之書。勸其回朝應試。
且預以前夢為賀。既而八鼓三名。賞一格一名。范公謙益以
吏部左侍郎述郡公賜第。賞二格二名。武公鎮以兵科給
事中。署翰林院校討賜第。阮公。公案以寺卿兼祭酒。賜第。可
見科甲自有定數矣。

東閣科榮回首例。本總民構作私室。用鉄林木。蓋瓦屋三連。
而迎接人役。則用本縣六總民。范公謙益登第辰。憫邑人之
窮也。為省本總民構作之費。人多感之。其後奉為后神。往往
廢祀。而范公之祀。則以豕易牛。相繼不輟。可見遺愛之在人。

也。夫先朝之待士甚厚。簪花賜宴。顯親蔭子。耀畫錦而還。故鄉斯亦足矣。至於構室供役。一以責之於民。使邑長之氓。何以堪處。且登第之士。既用邑人供已役。不得不大為犒宴。以酬私勞。多方假貸。求清目前。甚至鬪富屋之女。而易糟糠。受行錢之名。而押息契。積習既久。遂有負債進士。賠嫁夫人之弊。欲望其恪恭廉節。毋失官常。胡可得哉。

按景興間。賠嫁夫人之弊。不可枚舉。丁丑科范公。進登第。有富室妻以女約。受榮回之費。錦旋日。與嫡夫人爭道。嫡以事貴。博皆以其姪妻之。其後武公嫡亞不相長幼。始分為二室。往來於其間。阮公之嫡。不能勝其亞。遂得心疾。景興季年。奉

按景興間。賂嫁夫人之弊。不可枚舉。丁丑科范公進登第。有
啓聞。朝論停其保舉。壬辰科武公宗琰。阮公伯宗登第。黎公
貴。博皆以其姪妻之。其後武公嫡亞不相長幼。始分為二室。
往來於其間。阮公之嫡不能勝其亞。遂得心疾。景興季年。奉
傳禁戢。戊戌科以後。其弊漸止。

安泰縣丞武度。巨室之後也。縣丞沒家。頗落。有子女各一。縣
丞孺人勤儉拮据。猶不失其体貌。景興乙未。阮公國彥登第。
而未婚。孺人心羨之。多方假貸。倩冰。絕其女於阮公。公納之。
錦旋之費。皆新夫人所出也。初授科給官。頗問需用不足。新

夫人謀諸其母。貸金通內府。開節錢八百緡。政府官奉旨計。山南督同。唱名府堂訖。公隨待病卒。未幾縣丞孺人亦卒。家計日削。鼎革之後。阮夫人猶辰受債家之累云。

醫家之學。炎帝黃帝始之。雷公岐伯佐之。聖人之開務。所以為生民計者。無不極其至。中古以降。名匠相繼。方書日繁。大畧不出八經八緯而已。經者何。針砭灸湯丸散膏塗是也。病之在肌膚者。必用膏塗。在經絡臟腑者。深用針砭灸。淺用湯丸散。夫是謂之八經。而其權衡斟酌於其間。必以望聞問切。其源委之詳。切則求之六部之脈。過者攻之。不及者補之。偏而不正者平之。結而不通者散之。是十六者不可闕一。然後

之在肌膚者。必用膏塗。在經絡臟腑者。深用針砭灸。淺用湯
攻補平散。為之八緯。望者望其體貌。聞者聞其聲氣。問則扣
其源委之詳。切則求之六部之脉。過者攻之。不及者補之。偏
而不正者平之。結而不通者散之。是十六者不可闕一。然後
可以為醫。若夫伐皮削骨。洗胃滌腸。則又用之至變。非醫之
至神者。不足以語世也。我國自董仙鄒遜之後。學者寢失其
傳。八經之針砭。八緯之望聞。已視之為太羹玄酒之具。至於
灸者。不究銅人之穴分。切者不知脉訣之指歸。是十六者已
去其六。深去而淺存。精亡而粗在。而欲其起沉疴。司死生。以

求古者養生之遺旨。胡可得哉。夫斯民生於三代之後。教養之政。既不足言。而衛生之術。又一至於此。先儒謂命制乎天者。信不誣已。世之仁人君子。体冠裳而口仁義。亦曾念及否乎。噫。可慨也。近代之医。分爲二家。曰內科。科。二者是也。外科之中。又分爲三。保慈院氏。扶寧院氏。雲潼院氏。各守其師傳。膏塗之藥。屢獲奇驗。至於內服之藥。專以攻伐消耗為主。其積習然也。然外科之治。膏塗多而內服少。雖有所暗。其所傷猶有限也。內科之學。則分爲二。主滋補者。視大黃朴硝爲則。爲助火之油。感冒之病。而誤用閉藏。則爲絕流之堰。其戕人性命。更甚於鴆毒。而業之者。輒詡詡然曰。此王道也。王道。

其積習然也。然外科之治膏塗多而內服少。雖有所恃。其所
傷猶有限也。內科之學則分為二。主滋補者。視大黃。朴硝為
仇敵。虛損之病。遇之誠為有益。至於充寔之病。而遇加培補。
則為助火之油。感冒之病。而誤用閉藏。則為絕流之堰。其戕
人性命。更甚於鴆毒。而業之者。輒詡詡然曰。此王道也。王道
也。曾不知用梁肉而養癰瘕。操芒刃而櫻鶻髀。其視偃王之
仁義。襄公之不禽二毛。亦何異哉。主攻散者。以人參肉桂為
砒鶴。充寔感冒之病。遇之易奏奇功。虛寒之病。而誤寒涼。則
寒上加冰。雖噬臍而何及。耗損之病。而誤用攻散。則風前點
燭。雖保護而無由。其誤人性命。較甚於挺刃。而業之者。亦詡

訓曰。此所謂藥石以攻病也。曾不知加斧斤於孤樹。激風浪於虛舟。其視廉來之助虐。申商之刑名。相去無幾。二說相激。莫知所從。雖高明之士。鮮能合于一手。余嘗旦夜思之。不覺潏然頓悟。古人云。匡通於相。蓋匡者司人之性命。而相則係國之安危。分雖不同。其道則一。為國者德刑不可偏廢。則匡者之攻補。又何可偏廢哉。故病之虛耗也。吾用藥以補之。猶為相者之必用德化也。何必用刑罰。以求申韓之近功。病之果於壯寔也。吾用藥以攻之。猶為相者之不可無威刑也。何子說固然。然吾何由真知善者之可施德。惡者之可加罰。余笑曰。何不去尋吾之所云乎。八經八緯。不可闕一者。是也。本

為相者之必用德化也。何必用刑罰。以求申韓之近功。病之
界於此實也。吾用藥以攻之。猶為相者之不可無威刑也。何
必費仁恩以長七國之矯恣。生長肅殺。吾亦何容心哉。或曰。
子說固然。然吾何由真知善者之可施德。惡者之可加罰。余
笑曰。何不去尋吾之所云乎。八經八緯。不可闕一者。是也。本
之內經素問。以求其端。參之歷代醫書。以廣其用。不必執景
岳馮氏。而厭聞攻伐消導之誤。不必主醫學回春。而仇視培
補滋益之說。知之不同。而行之有方。則雖相焉可也。而何有
於醫乎。

余少辰聞遼舍黎懶翁。客居义安。當世和扁。所著有懶翁全

集。夢中覺疹痘準繩諸書。靖王嘗召來京。翁出其全集。撮畧
約中景紙五十六張。眎王府侍茶春育阮參議。近來學者祇
為珠玉格言。余嘗見其書。學力甚邃。持論甚確。然亦罕及於
攻散意。亦世之所謂王道者也。惜未窺其全豹云。翁祭公有
喬之子名末孤。春育阮侍茶名貴。由監生知先明縣。嘗途遇
北客。得醫學之傳。脉學甚邃。藥多奇效。靖王辰升安廣處參
議。余曾親見。公辰年登七十。性閒散風流。所談多莊老之旨。
其客堂聯有云。人欲無涯。人豈能違天理者。天與有限。天果
心閒養太平身。可以知其為人矣。余從表兄中式范君宗嶠
頗知醫。其室人產後作兒枕痛。以問公。公問有桂肉否。曰有。

議余曾親見公辰年登七十。性閒散風流。所談多莊老之旨。
必從人願乎。又云。智水仁山適意願。希君子樂。天年國祿從
心閒養太平身。可以知其為人矣。余從表兄中式范君宗嶠
頗知醫。其室人產後作兒枕痛。以問公。公問有桂肉否。曰有
之。曰用全歸一刃。切片煎至八分。磨肉桂三錢。當無患矣。表
兄出門人請問其故。公笑曰。血遇寒而凝。得溫則行耳。問何
不立方。曰此君知醫者。何以方為。余仲兄之室病。誤服大黃。
脹澎澎然。引飲無度。二便俱閉。邀公至視之。笑曰。此病當不
死。命取洋參一斤。揀取一刃。如法炮製。八牛膝五錢。大附子

三錢煎投之。二便利而病愈。石瑰監生阮君。倘先大夫及門之士也。曾誤公邀診其脉。曰。出一半當作得大病。阮君笑其迂。不以為意。逾年而以病卒。余仲兄之沒。公亦知於三年之前。蓋亦神矣。景興壬寅。其門人儒生阮圓。身體浮腫。循床匍匐。發謔語。攻補俱無效。公從春育來京看之。作附子理中。加大黃利下。病遂已。諸若類此。不可枚舉云。

海陽處古為洪路。冊江路屬明辰止為南策一府。而中間分置上下二洪。荆門南策四府。總十八縣。此其沿革之大槩也。倅求之不得其說。或曰古之郡縣甚大。漢之慈廩鄉。即令丹鳳。慈廩。壽昌。廣德。青池。青威。上福等縣。李陳之威路。即今之

海陽處古為洪路。冊江路屬明辰止為南策一府。而中間分
置山川。荆門南策四府。總十八縣。此其沿革之大槩也。
余當疑之。今四府地邈人稠。而在古僅為二路一府。大小不
侔。求之不得其說。或曰古之郡縣甚大。漢之慈廉鄉。即今丹
鳳。慈廉。壽昌。廣德。青池。青威。上福等縣。李陳之威路。即今之
國威一府。及常信。應天二府之半。明之清化一府。即今之清
華。承宣分為四府。可見古今地理分合大小。代有不同。則海
陽之僅為二路一府。未可疑也。然李氏有國辰。順化之半。未
八賊方。陳辰始兼有順化。而廣南諸府。至洪德。辰始置郡縣。
則李陳疆界。較今辰及其十之七八。乃其分天下為十餘路。

而吾海陽僅居其二。一可疑也。屬明辰國界南盡清華。攷之
洪德十五承宣。版圖所不及者。廣南承宣之半耳。張輔黃福
分我國為十七府。而吾海陽僅居其二。二可疑也。況山西京
地。清華又安順化。廣南諸道。山莽雜錯。在古或為蠻獠之鄉。
或為異國封域。其後漸次除治。始同編列。就中地勢平坦。山
川開豁。早染。声名文物之教者無幾。則夫疆理之制。先粗後
精。因畧致詳者。蓋有之矣。吾海陽土地硠确。無甚川汛之利。
其視他鎮誠不之及。而其勢平而脉疏。水酸而近淡。原非夷
乃其疆理之分合大小。如是可疑。余生於其地。而學問固陋。
又值更革之世。書籍散逸。無可稽考。恨不能起樵隱桂堂諸

精。因畧致詳者。蓋有之矣。吾海陽土地硠确。無甚川汛之利。
其視他鎮。誠不之及。而其勢平而水險。水險而近災。原非夷
獠嵐瘴之境。蓋自秦漢以來。已與龍編。岑州。均被華夏之化。
乃其疆理之分合大小。如是可疑。余生於其地。而學問固陋。
又值更革之世。書籍散逸。無可稽考。恨不能起樵隱桂堂諸
公以質之。

我國郡縣。古今沿革不一。求之禹貢以地名州之法。不必盡
及。合惟吾海陽意義若有所取。攷之內府版圖。二洪皆平原
曠野。惟荊門之水。棠安。老安。陽。宜。陽。南。策之先明。地接東海。
然海東一帶。環抱其外。則潮汐雖通。而視之山南。清。華。又安。

之襟帶斥鹵者。迥自不同。且古人山之南水之北。乃謂之陽。吾海陽居海東西。謂之陽固不可。且其南界山南諸縣皆為平野。又寧可謂之海乎。余自束髮讀書。輒依此疑。而無從剖之也。近見古志始知我國從古南溟灣八山南而海清化夾峙其傍。古之海口在今黃江。去今之鹽戶茶哩乃數百里。以此言之。則吾海陽在古南屈于海。庸非在海之北乎。謂之海陽。蓋取於此。今山南下之群英社。斥鹵漸成桑田。歲不下數百畝。其勢相與開闢合為平陸。想數百里後海濱之地。人煙口之北。不知後之辨古者。又於何考訂也。

吾洪古為洪路。洪江路仁雄府近為上下二洪。蓋洪江從西

陽蓋取於此。今山南下之群英社。亦鹵漸成桑田。歲不下數
百畝。其勢相與開闢。合為平陸。想數百里後。海濱之地。人煙
湊集。當不異今之太平上路。鹽戶茶哩諸海門。行為黃江海
口之北。不知後之辨古者。又於何考訂也。

吾洪古為洪路。洪江路。仁雄府。近為上下二洪。蓋洪江從西
北下。蜿蜒於七縣之間。古人因以地名。猶威路國威府清威
縣上下。左右清威社之於清威間也。今嘉福縣洪市社。是其
遺蹟。嘉福古為長津。洪路治在洪市。李辰段尚捕盜洪州。其
後與陳相抗。常築壘于此。光紹統元間。乘輿播越。亦即洪市
為行在所。其地水陸輻輳。上通京北。下接山南。東與南策荆

門海東諸府呼吸相及。亦海陽上路一都會也。洪市洪從上聲。而洪州近作平聲。微之前黎諸名家詩集及內制謝表皆作平聲。但不知李時洪路州之洪從某聲耳。二洪都會固以長津為上。然平坦無山。未兼川陸之勝。語其控制山海不若南策之至靈。前代海門陽都總兵使司建治于此。明人都司亦治至靈。以孤城抗王師。積歲不下。直與東關三司總治。俱全軍北返。可見地利不為無助。中興之初亦以其地為鎮司治所。龍德永祐間。阮進管兵隨鎮。誘執鎮將。據城以叛。王舅郿墅故里。焚蕩無遺。懾不敢追。其後移鎮治于錦江之毛田。去京一日。南至芒陽鎮。北至市林鎮。亦各一日。取其聲援之。

全軍北返。可見地利不爲無助。中興之初。亦以其地爲鎮司。
炳郡公奉差攻討。以兵七奇。官象七隻。踟蹰安仁。安富間。坐
郿豎故里。焚蕩無遺。懾不敢追。其後移鎮治于錦江之毛田。
去京一日。南至華陽鎮。北至市林鎮。亦各一日。取其聲援之
近。驛迎之均而已。蓋當辰柄國者。未之深思也。丙午之夏。鎮
守彥嶺侯。以五六奇兵。據倉廩之富。不能自保。至乞哀於樞
苗之夫。易服而遁。人莫笑其怯也。及晏都王北幸。昭統帝兩
番遜國。與近歲西山之亡鎮將。皆不能以一日守。是雖杭槎
之運。任方面多非其人。然亦據險制勝之無其本也。余自少

飄蓬。未嘗至鎮治。壬戌孟秋清漳吳侯叶鎮。余從京宅來謁。
流覽鎮城。其地背平陸臨小江。北江迴望。地勢漸高。不譬庭
除之於堂陞。而錦江窄狹。又非帆檣匯聚之地。夫建邦設都。
唯取聲援之近。驛遞之均。而不求之形勝。將以控制山海拱
衛邦畿。不亦難乎。余辰有詩云。洪路上游海陽鎮。依依古戍
點寒刀。帝畿衛翼貼依近。海國開河控禦遙。牢落清涵毛布
月。廻環綠漲錦江橋。沙平野濶閒吟眺。遺鏃殘戈蹟未消。蓋
有所感也。

造塔。平章事姜公輔力諫。忤旨罷相。唐制公主封號多取縣
名。而唐書地理志中土無唐安縣。其辰我國正內屬唐。則吾

月。迴環綠漲錦江橋。沙平野濶閒吟眺。遺鏃殘戈蹟未消。蓋
有所感也。

吾縣唐安之名。不知始於何辰。按唐德尊辰上為唐安公主。
造塔。平章事姜公輔力諫。忤旨罷相。唐制公主封號多取縣
名。而唐書地理志中土無唐安縣。其辰我國正內屬唐。則吾
縣之為唐安。或在貞元建中之前。未可知也。慕澤武公私記。
謂武公。渾經畧交南。愛慕風水之勝。除地建邑。以唐安名其
縣。可慕名其村。則唐安之名。自武公始。似為近之。然武公生
於唐末。去德尊辰已遠。而唐安二字。已見于德尊紀。私記之
說。何可遽信。其武氏私譜。自武公經畧辰。至陳之世。數百年

問世次。文派官封謚號。皆不能備載。而建邑名縣。獨詳著于後人。私記果可信乎。姑誌之以俟來哲。

吾洪人才甚多。陳朝琮。琚。周公。昌符。間典三廂禁兵。躬居成聚。後人以朱舍名村。其後生齒日繁。又別為社。因朱加附為邾溪。近又訛為邾溪。司徒文肅上位侯元旦。嘗為三廂公子。撰碑文。奧而字古。風撞雨撼。行間有剝落。亦吾縣一古蹟也。按公顯於昌符爵位。冰壺公元旦。席帝胄之親。兼將相之貴。乃心王室。形諸歌詩。且汲汲以身後為慮。至掣二子以托之矣。乃其立朝始卒。不見于史。而諸家傳說亦不及之。非有陳公之碑。則其姓名官爵。且將與流螢宿草同歸於埋沒。世之

按公顯於昌符爵位。冰壺公元旦。席帝胄之親。兼將相之貴。
公以異姓典禁衛。立於其朝。則其異同之間。想必有以處之
矣。乃其立朝始卒。不見于史。而諸家傳說亦不及之。非有陳
公之碑。則其姓名官爵。且將與流螢宿草同歸於埋沒。世之
乘軒駕馬。懸金佩紫。昂然於一世。而轉眼之間。化為殤馬。又
何不勝道哉。

下洪之長津。有東海大王姓段。名尚。李氏忠臣。已見桑滄偶
錄。今唐豪安仁安富。及嘉福洪市諸社。奉為福神。又有淞江
大王姓阮。名復。長津段淞人。屋於淞江。洪德間南征。督運失

期請當軍憲事見烏州近錄。今順化淞江祠奉為上等神。而故居淞江。今改椿渡。有墓在焉。相傳十二海口漁戶多奉之。稔著靈應。猶閩建之有林天兆也。嘉隆癸亥有商舶長津。言語衣服與乂安人相似。商賈事竣返棹而南。是夜神墓發。而遺觀不見。意商舶人所為。然不知何意也。

傳奇遊天曹錄所載范公子虛。吾洪州府錦江之義閭人。義閭今為義富邑。人將相傳公沒後謚忠貞大王。今為海外福神。然史籍皆弗之載。姑存之以備考。

劫回京前驅呵之不起。怒冠槩中其髀。牢不可拔。委之不去。王與至。至問其詳。中為可持。漠然不動。公對適思兵書數句。

閭令為義富邑人將相傳公沒後謚忠貞大王令為海外福

神然史籍皆弗之載姑存之以備考

唐豪扶擁范五老微時嘗盤膝官路旁削竹適興道王從萬
劫回京前驅呵之不起怒冠槊中其髀牢不可拔委之不去
王輿至怪問尔髀中傷何待漠然不動公對適思兵書數句
不暇及耳王停輿試公兵畧應對如流王奇之載輿俱妻以
養女從王於胡有功累陞典禁衛衛士賤其迹請於朝輿公
每公假歸數日月於村旁大阜習跳屢跌阜為之偏假滿八
朝輿衛士每衛士三五為群而公叢擊公孫進猿躍往來倏
忽如神眾皆為所格傷始束手請命其後哀牢八冠結象為

陣橫行不可過。命公討之。公命斫大竹根。長可數尺。隨地堆積。麾官軍退。獨往與賊鬪。賊縱象陣蹂之。公隨在絜竹根。叱撞象趾甲。賊陣大亂。官軍合擊破之。此皆公之逸事。不見于史。今祠村西橫路。扶擁江。以二公主從祀。其一公配。興道王養女也。其一公女陳朝靜妃也。世傳公祠。因首宅坐東朝西。內堂水浮金印。半里外長倉作前官。扶擁江為虎水。逆朝風。水家多稱為陽宅福地。及先朝初。平高平。邑紳武公榮進。以少年科官。提重兵督高平鎮。邑之耆老多忌之。隨事排抑。每米為謝。衆却不納。且邀武公親詣。武公乃牽牛捧金以獻之。

水家多祢為陽宅福地。及先朝初平高平。邑紳武公榮進。以
賽神鄉飲。輒托故擯。不與武公同席。武公備白金百兩。並牛
米為謝。眾却不納。且邀武公親詣。武公乃牽牛捧金以獻之。
委曲待其歡心。積久前隙既解。因謀修神廟北向。事竣招魂
于江。詛之曰。此鄉既薄科宦。當勿復有尔也。武公沒後。邑拔
于江中。學者鮮能成名。始追悔其所為。丙午丁未間。復移神
廟朝西。既而災疫為癘。民不息寧。遂仍北向。噫。大朴既散。民
風寢澆。固有客遊裘敝。而見薄於妻嫂。亦有賣薪負卷。而取
笑於鄉鄰者矣。及其佩六國印。駕太守車。則昔之輕薄褻慢。

者方且望塵迎拜之不暇。讀歐陽公畫錦堂記。昔人之處此道有其道矣。何必區區咒詛與小夫妻人分其過哉。范居士東潮人。為段將軍尚謀主。見李末將亂。勸段完聚洪州。其後陳太宗受禪。遂專制東方。陳太師守度謀以玩蟾公。主要依道。孝武王阮嫩。使出兵從京北之桂陽。南襲錦江。段悉眾禦之。守度以大兵渡珥河。來犯唐豪。段使范留捍錦江。而西抗守度。段兵敗於安仁。范亦全軍大潰。自錦江南遁。至獲澤。劍重而沒。令獲澤祀范。而以段配享。段之故里洪市。則陰謀取國。斷沱沱之脉。絕古法之尊。妻天樞嫁昭皇。所謂不

而西抗守度。段兵敗於安仁。范亦全軍大潰。自錦江南遁。至

復澤則宜而後。今復澤祀范。而以段配享。說之故里。洪市則

祀段。而以范配享。皆其遺蹟也。夫當李陳禪代之際。守度以
陰謀取國。斷涇汭之脉。絕古法之尊。要天極嫁昭皇。所謂不
忍人之心。其存者無幾。十八子之遺臣。束手覲顏。為其臣妾。
段范以疎逖之臣。而能割據一州。以死自許。可謂烈大夫矣。
興亡定數。雖非人力所能游移。而浩然之氣。直與穹壤長存。
守度諸人。能不愧死於地下乎。

吾縣下邳。從古未有登顯宦者。故老相傳。光紹間邑人有為
鎮國大將軍。嘗擁大兵歸故里。掛將鎮國大將軍金扁于邑。

之裴村亭前。而載籍弗傳。姓名弗考。今按國史光紹統元間。國內乖離。乘輿播越。嘗建行在于長津。想東方豪傑應命勤王。則其為大將擁重兵。亦理之所必有。既而莫氏僭位。史臣失職。使忠臣烈士埋沒無聞。吁可慨矣。

長津段松杜公。汪其外祖母寡而貧。設茶店于道周。有北客發古窖。憇于茶店。去而遺其銀。未幾復返。姬如數還之。厚酬不受。客感其義。曰。此處有一地。世出公卿。請以相報。姬愀然曰。老身無子。僅遺之外孫。安用公卿為也。客笑曰。外孫亦可。侍郎中興初。效順與吾縣汝舍汝公。琮同修邦交。詞命以文。

不受客感其義曰此處有一地世出公卿請以相報姬愀然
曰。老身無子。僅遺之外孫。安用公卿為也。客笑曰。外孫亦可。
但發福弗長耳。因請為姬折塋之。後杜公庭試榜眼。仕莫至
侍郎。中興初效順。與吾縣汝舍汝公琮同。修邦交。詞命以文
官。色從開上對勸。仕至尚書。未幾莫孳祿兵。四宣弗靖。帥府
謀奉駕回安場社。公力請固守。王疑之。手金鎗刺死。既而追
封福神。余嘗至殷松。認其發迹之墓。見大砂水周回數十畝。
砂上四凸。開鎖開闔。形勢宛然。正中。小水圓旋。內突金星一
頂。前十餘步一字水橫截。合之成乙字形。想高王地鈐所云
水灣乙字。或即此也。以世卿之地。借發外支。客之術亦神矣。

顧公既得禍。而其子孫亦推魯無聞。則人力之巧。不若造化之自然。業青烏者。蓋亦可以悟矣。雖然。延成光興之際。邦交詞命所係。匪輕。天生是人。將以了南開對勘之案。其生也有自来。其沒也有自去。亦豈堪輿家之所能游移哉。

吾縣汝舍汝公琮。莫進士第。中興初。扈從對勘。復往北使。仕至尚書。其故宅在村寺之前。可八九畝。中間一阜。公墓在焉。丙午丁未間。獲澤汝公瑱。嘗遊汝舍。過公故宅。有詩云。古寺門前十畝隈。傳聞丞相首亭臺。無名野草埋幽徑。不憤閒花。在寂寞。秋風土一堆。蓋有所感也。夫公遭際明辰。與殷松杜

丙午丁未間。獲澤汝公。瑱嘗遊汝舍。過公故宅。有詩云。古寺
門前十畝畧。傳聞丞相肯亭臺。無名野草埋幽徑。不憤閒花

落晚苔。禮部三朝公斗峻。南關兩度使輶回。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寞秋風土一堆。蓋有所感也。夫公遭際明辰。與殷松杜
公同修詞命使。南北通好。功成於邦家。讀周諮綏邦諸錄。可
謂華國之文章矣。獨以仕莫一節。為白壁纖瑕。誠為可慨。然
獲澤公遭亂。狎狂潔身不浼。而屬纊僅存。乃欲邀幸於西人
之一命。重泉之下。與汝舍公相見。亦何以為情哉。
玄光禪師李公。道載嘉定萬司人。以魁榜出家。事載竹林傳
燈錄。近世古都阮公。完撰國語玄光行狀。內載碧娘一事。不

見於史冊。余竊嘗疑之。憶七八歲。從先恭人陪侍外從大姑。
慕澤僉事武公正室。即夫人。清閒之譙。談及碧娘故事。始知
果有其人。夫人嘗云。碧娘墓在獲澤故里。景興初年有發之
者。遺櫬朱漆宛然。啟之見清水滿棺。異香扑鼻。隨復掩蓋。後
汝公。公填嘗有詩云。佳人落地委金鈿。又云。曾向椒房誇窈
窕。却來山寺伴空禪。將欲勒石墓前。既而不果。惜未見其全
篇云。

吾縣郛墅武太妃。其先上福紫陽人也。以父偷盜。故為鄉人
一日之田間。辰夏暑方酷。妃隨田伴。其所立處。有雲氣覆之。

篇云。

吾縣郿豎武太妃。其先上福紫陽人也。以父偷盜。故為鄉人所殺。妃纔三四歲。母攜之海陽。傭於郿豎武公。為排袂婦。公一日之田間。辰夏暑方酷。妃隨田伴。其所立處。有雲氣覆之。步步不爽。公心奇之。語其母。養妃為女。未幾。母他往而沒。妃遂從武姓。既長。八侍僮。祖仁王。潛邸生裕。祖毅。祖二王。裕。祖立。進封太妃。後清內難。立毅。祖加號太尊。紫陽尊黨。無復存者。郿豎武姓。遂為國戚。義弟炳忠公。以策立勲。位極人臣。子姓肆行非法。斷石為祠堂。海陽四府。給驛者。兄去弟還。而上洪三縣為最。民不堪命。至靈寧舍院。公遇後人阮。遷阮。遷。乘

之作亂。織竹為筵。斫竹為鎗。焚郛墅外府祠。遂成庚申辛酉
之亂。令石屋折裂。陷八平地。幾沒其簷。每大雨。水注其中。近
來猶存焉。庚申辛酉之亂。吾海陽者受兵十八年。平地皆成
林藪。熊狗獠猪。游漫郊野。居民之子遺者。剝木皮。掘田鼠為
食。售田一畝。纔得饅頭一介。總明倫一姬。寡而富。鄉人保為
后神。以其貲產山積。俗號山后神。歲荒。無從得食。挾銀五色
芋于平堤之村寺。吾邑灌莽極目。亂既定。邑人始從京中歸。
誅茅雜草。重認首址。拾殘骸而叢葬之。令邑之南。猶有義塚。
吾邑先儒輩。儒生范公廷伯。嘗為余言。荒亂辰東歸。憇食旅

茅于平堤之村寺。吾邑灌莽極目。亂既定。邑人始從京中歸。
茅于平堤。重認首址。拾殘骸而叢葬之。今邑之南。猶有義塚。

一帶。歲之七月望。邑人輒具酒饌奠之。

山后神俗。弓晏后尚。

吾邑先儒輩。儒生范公廷伯。嘗為余言。荒亂辰東歸。憇食旅
店。有肉味甚腥。湯面浮浮。皆作半月彙。問之店主。曰。獠猪肉
也。食方半。有死虱出于堞間。始知為人肉。探喉而哇之。噫。古
之所謂率獸而食人。殆未若此之甚也。

吾邑人始歸時。烈原野而焚之。一望荒邈。聚居于神廟故址。
踣踣為親。約以守望相助。死喪相吊。病疾相扶持。其後相沿
為平寧族。蓋亦得古人出八支助之意也。景興末年老者已

死壯者已老而少年新附者人搗偽日生其約遂廢近來多有訂盟睦譜者或以見利而爭或以挾氣而鬪屢合而屢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聖人之言不我誣也

平寧族俗名戶儀

余嘗見平寧族諸長者言鄉邑惟神廟址最高土山火之棟土又火之余留意驗之果然不謬及昭統己酉以後糊口四方丁巳東回散步郊野見土山棟土日就低削神廟址亦然而同樂塢喃比首高出效倍乃知地脉之來去有不同也吾邑外同淡古有度死館相傳景興庚申以前客死者歸塋

黎公廷璘捐貲重修以為耕稼憇息之所去死留度單名度

而同樂焉。喃比首高出效倍。乃知地脉之來去有不同也。吾邑外同溪古有度死館。相傳景興庚申以前。客死者歸葬。

不得八里間。必于此停觀。因以名館。亂定後。此俗既革。僉事

黎公廷璘捐貲重修。以為耕稼憇息之所。去死留度。單名度

館。其地正當余故宅之西。每日向夕。牧童驅牛還憇于此。歌

聲笛韻。雅可人。余或乘暇輒來此館。遊覽平畦曠野。逸思

適生。今館既頽廢。余亦流落未歸。客夜回思不禁。為惘然也。

吾縣俊傑社奉福神二位。一為李朝駙馬。一為李朝公主。不

知為何帝女。與其所以祀之之故。按史李辰分賜王侯公主

食邑。想亦以其采邑因而奉之耳。余近見其褒封首敕文有

云。鼎安南服之乾中。卒及自生。二月。內西維字未解。所以

姑存

世傳

書符

為余

爭。至

紅。從

之。鳥

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至

夢道為凶煞所害。苦蒙我父母憐而拔除之。故以微薄伸謝。

Ver-tung tuy bít (Notes & histoire)

per Pham Binh Thô?

in faciale in manuscript

(= Copie de A. 1297)

遇重喪。俗每請術士

不然之。憶先恭人嘗

重正途。佐貳多不與

爭。至。紅。從。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至。

夢。道。為。凶。煞。所。害。苦。蒙。我。父。母。憐。而。拔。除。之。故。以。微。薄。伸。謝。

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至。

夢。道。為。凶。煞。所。害。苦。蒙。我。父。母。憐。而。拔。除。之。故。以。微。薄。伸。謝。

紅從天而下。踞一斷塚。啄其上。塚中鳴之鬼哭。巫挾銃射中
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巫

恠問之。對以其親沒值重喪日。伊家死喪相繼。昨見亡者托
夢。道為凶煞所害。苦蒙我父母憐而拔除之。故以微薄伸謝。
此事在庚申之前。然非吾黨之所當道也。

我國多北客

令多挾貲

夫夜行。或目

黝而味腥。此

水輒汩沸。陸有青銅湧出。或如手掌。大魚滄而不肥。種蓮則

兵南下。南方守

相傳有古窖。田

中堂前小沼水

每遇晴雨之交

云。鼎安南服之乾坤。萃假西維之廟宇。內西維字未解。所以姑存之。

世傳喪家多忌重喪復葬日。值之者多遇重喪。俗每請術士書符八殮。余求之禮典不得其故。心甚不然之。憶先恭人嘗為余言。吾縣獲澤有任安世丞者。辰方重正途。佐貳多不與爭。遂以田臘自娛。遍遊郊野。日將暮。見一鳥大如鴉。羽色淡紅。從天而下。踞一斷塚。啄其上。塚中鳴之鬼哭。丞挾銃射中。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丞

夢道為凶煞所害。苦蒙我父母憐而拔除之。故以微薄伸謝。

紅從天而下。踞一斷塚。啄其上。塚中鳴之。鬼哭。巫挾銃射中
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黍登堂拜謝。至

恠問之。對以其親沒值重喪日。伊家死喪相繼。昨見亡者托
夢。道為凶煞所害。苦蒙我父母憐而拔除之。故以微薄伸謝。
此事在庚申之前。然非吾儒之所當道也。

我國多北客藏窖。余讀說鈴。弘光永曆間。清兵南下。南方守
令多挾貲荒遁。想是其時所為。吾邑揀土岡。相傳有古窖。田
夫夜行。或見鷄鴨成群。驅之至此而沒。余宅中堂前小沼水
黝而味腥。歲或大旱。井泉俱涸。而此沼不竭。每遇晴雨之交。
水輒汩沸。隨有青銅湧出。或如手掌。大魚滄而不肥。種蓮則

茂邑之南巷一沼。亦傳有錢窖。景興中年。有客戶婦下沼採萍。見水中錢湧。以竹箕收之。盡量而返。邀家人往視。則無所見矣。此戶因之居積致富。絮室而去。數歲復貧如昨。又有一婦早行。遇棟土見第宅宏壯。燈火熒熒。中有婦人按機而織。所傳古窖。當有亦不誣也。

吾海陽多古跡。如紫霄庵。雲煙香海。瓊林寺。玄天洞。流光殿。中津館。追遠堂之類。李陳以後。金石遺文。見諸傳記。不為不多。余窮而多蹇。故鄉名勝。未能一一領畧。辰於紙上彷彿臥遊。每讀張公升南游翠塔碑。至吾鄉勝畧。遊覽紀。適之句。未嘗不悠然神往也。吾縣碑誌。除周三廟故宅外。鮮有存者。少

中津館追遠堂之類。李陳以後金石遺文見諸傳記不為不多。余窮而多蹇。故鄉名勝未能一一領畧。辰於紙上彷彿以遊。每讀張公升南浴翠塔碑。至吾鄉勝景遊覽殆遍之句。未嘗不悠然神往也。吾縣碑誌除周三廟故宅外鮮有存者。少辰如長津范松市小憩段松富穀溪橋。追訪杜范二公睹諸爭道之蹟。得見杜公所撰橋碑約數百言。其中叙事夾帶議論。將儒者之政學。老莊之齊一。與夫釋氏之報應混作一篇文字。前蔡文體至此已覺一變。然詞意勁安。視之光興以後諸名家不啻雲淵之別矣。文令載藝苑影集中。書曰類于上帝。曰惟皇上帝。詩云上帝臨汝。傳曰皇皇后帝。

蓋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以其尊言之。則曰上。以其主宰言之。則曰帝。尊無二上。故帝一而已。二氏之教則不然。道教自玉皇上帝之外。有紫微大帝。扶桑大帝。長生大帝。真武大帝。東華大帝。文昌帝君。其位皆在三清天尊之次。釋教則有天帝。有帝釋。有梵王天子。有日月天子。數目甚多。其位皆在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尊之次。夫覆幬無垠。謂之天。主宰無外。謂之帝。而乃有位尊於天。號尊於帝。是天外有天。帝上加帝。此九天三十三天四帝五帝諸尊聖象之說所由起。斯所以為異端之荒唐也。然以血肉之軀。而欲窮於無聲無臭之義。為捨理而妄談。則捕風捉影。茫然寔際。夫子之不語神。其為此。

帝而乃有位尊於天。號尊於帝。是天外有天。帝上加帝。此九天。三十三天。四帝。五帝。諸尊聖衆之說所由起。斯所以為異端之荒唐也。然以血肉之軀。而欲致辨於無聲無臭之表。苟捨理而妄談。則捕風捉影。茫然寔際。夫子之不語神。其為此歟。唐蒙遼舍帝釋祠。蓋俗語三神二佛之一也。其靈異之蹟載于武公方堤捷記。想非無稽之言者。然顧其號曰師。而司一邑。其教曰釋。而有二妃。皆不可以理測。意者此邑有神。偶激于張已之言。遂顯靈蹟。而世俗遂以此二字強名之乎。近世尚鬼尤甚。僧道術士。肆為不經。余嘗過通衢。見人家設醮。壇上虛位一奉佛。次黃紙衣冕位一奉帝釋。次青黃衣冕位。

各一。奉天帝地祇。其餘直宰以次排列。夫加佛於天。其誕固
不攻自破。若以帝釋加諸天帝之上。尤為不通可笑。謂帝釋
為天神之最尊。則位其下者。號曰天帝。不幾於僭乎。謂天帝
為天神之主宰。則居其上者。庸出於覆幬之外乎。不特此也。
自昭統己酉。疾疫大作。民間處處建奉天樓。排設衮冕齋供。
謂之奉天地。以天地之大。必需于小民之具器食品。而後降
福於民。則何能以行四辰而生百物。世人不足之思。而唯彼
之惑。不幾于褻天慢神耶。噫。此古之聖人。所以必急於絕地

通天也。

吾縣王局世傳奉虎佛。以人為犧牲。邑中歲椎一人。主賽誘

福於民。則何能以行四辰而生百物。世人不是之思。而唯彼之惑。不幾于襲天慢神耶。噫。此古之聖人。所以必急於絕地通天也。

吾縣王。曷世傳奉虎佛。以人爲犧牲。邑中歲椎一人。主賽誘孤行商旅。磨脚跟皮。畜之地牢。及其祭畢。與黃黑牛肉雜切而食之。得人肉者。衆爭祿賀。以爲一年順利之兆。其後一主賽者。他出地牢。人得間而逸。脚跟薄不能立。匍匐而行。聞於鎮將。邑人上下行賄事。獲寢。自是始以牲牢代之。然偶獲孤客。亦必殺之以享神。蓋任翬祀猖狂之遺俗也。庚申以後。此俗久廢。行客至此。猶有戒心焉。

吾總楊舍。古有小兒為群鵝所逐。墮水死。後為其邑福神。故其俗相沿有畜鵝禁。蓋恐觸神忌也。景興季年。邑有畜鵝者。未幾人物不寧。邑人爭咎之。殺其鵝。延術士具輿衛周遊邑外。陵阜間迎神。余聞之不覺大笑。夫古人之祀。自天神地祇之外。有功德者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祀之。至于畏壓溺三者。死且不吊。況舉邑而奉之乎。未有其生不能禦禽獸之侮。而死能福斯民者也。噫。先王之教不明久矣。世俗之惑。豈止于此。邑之小兒神哉。

吾總明倫奉八內尚書高相公名依李神宗辰以其功加太保。賤莫純福間。褒封著八祀典。祈晴禱雨。稔有靈應。邑之西

侮而死能福斯民者也。噫！先王之教不明久矣，世俗之惑豈止于此，邑之小兒神哉。

吾總明倫奉八內尚書高相公名依李神宗辰以其功加太保。賤莫純福間褒封著八祀典。祈晴禱雨稔有靈應。邑之西近平堤社有丞相故居。即國語小說所傳鄧春讀書玉珠夜織之地也。按鄧公春母墓在桂陽寶覽山。京北人。世傳鄧公李時登科。則丞相公是李辰人無疑。且尚書公為明倫福神無遺蹟。丞相公有故宅。而謂未詳官封。况同在李辰。安知非一人者。若夫所謂丞相。不過俚俗推神之辭。猶國語小說中之所稱長者類。年代既遠。姑存之以俟。說者云。

明倫丞相宅故址。地勢爽塏。有半月池。蓮沼諸蹟。余少辰遊覽。徘徊憑吊。每欲追認鄧春書齋。玉珠織室。而阡陌墾鑿。堂陞變遷。不知其所從也。丙午丁未間。汝公公瑱過此。嘗有詩云。閨闋舊傳丞相女。風流長屬狀頭人。盖用國語小說中故事云。

嘉福藍林范公鎮。平生學力不及段松杜公注。而大庭對策。獨占龍頭。范公仕至承政使。而杜公以侍郎。効順累官尚書。追封福神。人或以為造化乘除之巧。余竊以為不然。杜公之

學詩勝范公。使能兼作古人。求志行道之義。過濁待清。如石

室馮公克寬。弘化梁公有慶。可也。苟為不然。則好學善道。為

獨占龍頭。范公仕至承政使。而杜公以侍郎。効順累官尚書。追封福神。人或以為造化來除之巧。余竊以為不然。杜公之學。誠勝范公。使能兼体古人求志行道之義。避濁待清。如石室馮公克寬。弘化梁公有慶可也。苟為不然。則好學善道。為永賴。沈公東岸。陳公亦不負其所學矣。不思出此。已而卒陷於禍。回視范公之潔身不二。不愧科名者。為何如哉。世傳藍林范公錦旋日。築路自明倫之南。直達藍林社。今猶稱為狀元路。武公方堤捷記。所載范杜二公並道爭先。至富穀橋賭詩。想既第以後。事不然。使范公未築新路。而富穀橋西。亦自有路可達藍林。安用過橋為耶。又捷記載范公題明

倫新宅用古人日日壽榮花之句。壽字古作受。近來受死日之受。世人避忌讀從壽者。援記因而不改耳。

吾邑先哲諸公及傳者。自莫辰裴公。世榮以後。前此無聞。余幼辰見諸長者言。吾邑有瓊郡公雲。郡公征占城有功。姓名弗考。及長讀先朝寔錄。光順初靖難功臣。洪德間五府大臣。只循國初制。封縣侯鄉侯亭侯亞侯冠服侯。未有異姓公者。竊疑世傳之誣。及讀烏州近錄。順化有清郡公從聖。宗征占城。以功賜爵。則當辰異姓之臣。亦加桓袞。惜載籍遺逸。無從

折衷云

吾邑裴公。世榮舉莫進士。為本尊始祖妣所自出。余先大夫

竊疑世傳之誣。及讀烏州近錄。順化有清郡公從聖宗征占城。以功賜爵。則當辰異姓之臣。亦加桓袞。惜載籍遺逸。無從折衷云。

吾邑裴公世榮。舉莫進士。為本尊始祖妣所自出。余先大夫既附錄家譜。其平生梗槩。余嘗載八柔滄偶錄。公沒後。塋邑之東南。世祔寺卿公陵。後為邑人安平武校官講學堂。松楸丘隴。無復存。余外舅尚書武公復。即其地為壽藏。其後建祠屋。築園塹。彌失本來面目。夫公以吾邑先達。去今纔二百餘年。貍首之藏。封植弗慎。後人誠不敢辭其責。然吾海陽自中興以來。數經喪亂。前賢墳寢埋沒。蓋不唯公為然。此所表墓

誌之制。古人所以不容不詳於有為也。

吾邑武公。賊祖海陽處。留守鴻嶺侯父國子生。公幼辰家甚貧。父子不能自贍。邑人築壘。驅之就役。力不給。去寓壽昌之報天。受業於慕澤武公。慕澤公辰居大廟之東。丞肆巷。公子以能文名。公八門課藝。連擢第一。公子忌之。囑同門生晨侯公巷口。肆加窘辱。公改路而往。屢為所困。輟不赴講。慕澤公知之。公子怒。遂釋公。學業日進。十四歲領奉天鄉元。逾冠以探花賜第。累權寺卿。陪從府堂。王深愛幸之。一日王膳有鱠。魚味甚美。命取以魚一段。侑以別饌。召公面賜之。食公飯而舍魚。王恠問之。對曰。請歸以遺母。王嘉之。命取魚別段。賜公。

公老。長子震。公已出。而震為之。因轉不走。計其。以
知之。公子怒。遂釋。公學業日進。十四歲。領奉天鄉元。逾冠。以
探花賜第。累擢寺卿。陪從府堂。王深愛幸之。一日。王膳有鱖
魚。味甚美。命取以魚一段。侑以別饌。召公面賜之食。公飯而
舍魚。王恠問之。對曰。請歸以遺母。王嘉之。命取魚。別段賜公
母。及至。則僅存魚尾段。公乃食魚尾。而依前段以歸。王愈加
敬愛。未幾。以諷諫。女渴事忤。節制府意。免歸。遂設帳授徒于
廣德之濠南砦。及門之士。成名者七十餘人。與青池月。盍阮
公。廷柱。並為學者師範。一日。公家廟忌辰。門人在朝者。齊集
公第。適帥府召對。侍從無一人在直。王問其故。朝房吏以事
聞。王命併來。日召對。公弟暄。子暉。同登科第。榮旋日。公有一

聯云。同朝三進士。一日兩榮歸。人多傳誦。後卒于濠南。塋青池之光烈。至今風聲未艾。吾邑官路行客。或辰相語曰。此探花武公故里云。

中興以後。文体卑弱。具見陳公。璉吉川提筆集中。余嘗攷我國文獻。李文古奧蒼勁。彷彿漢人。如太祖都龍。編詔。太宗聲罪王。安石檄文。仁宗遺詔之類。是也。陳文稍遜於李。然典雅莊艷。議論鋪叙。各炫所長。視之漢唐名家之文。多得其形似。間有三數篇。雖雜諸漢唐集中。不能辨也。前黎順天以後。文之傳者。頗多。惟阮公。府永陵神道碑。下嫁術國長公主制。武

公永。楨進封太尊奉陵克媛制。雖工力不齊。然体裁氣魄。皆

莊艷議論鋪叙各炫所長視之漢唐名家之文多得其形似
間有三數篇雖雜諸漢唐集中不能辨也前黎順天以後文
之傳者頗多惟沈公荊永陵神道碑下嫁術國長公主制武
公永楨進封太尊奉陵克媛制雖工力不齊然体裁氣魄皆
可追踪古者若順天平吳大誥紹平臺諫諸疏洪德征占城
詔皆當辰大手筆而其積氣不厚創體務新或字字句句不
能一一穩妥或前後首尾精粗純駁不能相通視之李陳頗
有登山下波之辨其不能徧舉者又從可知矣明德大正之
間氣勢日下騷人文士竟趨於輕浮蓋又視前黎為尤遜者
然而士習未陋其學問文章政事功業或不讓於古人以其

所從事者。未至於僻陋乖謬之甚也。中興之初。恢復名義。雖
正。然權歸帥府。驩愛之士。多掇要津。其風聲氣習。與吾四宣
之寬平和易。不能無異。兼之明德大正之政。固結於人心者。
未忘。故天運既還。而人心之向莫者。未盡返。一辰文儒通士。
往往剗彩埋光。其出而應世者。該洽少而謗陋多。而驩愛之
士。經亂廢學。及掇要津。司公令。輒用己見。務勝前人。其講課
士子。於經傳大意。古今治亂得失之源。多不致意。專向後儒
評論。諸家箋注。及史籍中之險題僻句。抉摘見工。當辰隨勢。
世就功名之士。希旨向風。掇拾先儒殘吻。習為後世枝葉。又
章。而李陳以來。立教作人之意。為之盡變。積習既久。業舉子

士子於經傳大意古今治亂得失之源多不致意專向後儒
評論諸家箋注及史籍中之險題僻句抉摘見工當辰隨勢
世就功名之士希旨向風掇拾先儒殘吻習為後世枝葉文
章而李陳以來立教作人之意為之盡變積習既久業舉子
者將經傳正文斷截句段專學小註之文而尤以史論為尚
及其當大事議大禮苟迂合以求集事至於制度文為之末
尤鮮可觀者士習至此而望其經休贊元以為國家之用其
將能乎

中興以來庭試制策會試鄉試活觀拘儒曲士鉤難口頭以
全失臨軒策士之初意至如判題乃古人判事之文也余嘗

見東閣鄉試出喻德教舉遺士判採花范公諫蓋判題文体
未合格式不禁為之大笑夫喻德舉士有何曲直是否之可
判乎以此命題雖韓柳歐蘇亦沒處會理不唯范公為然也
賢良方正始於漢蓋求士盛典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宋為制
科有五等恩典視進士科加倍唐白居易宋蘇公軾以高
才碩學僅八二等嘉祐以後制科每虛第一等以重其選先
朝中興初嘗開制科而阮公文階以第二甲魁是科後為中
興名相昭統初元復制科平章省會擬策題鵬公阮有整以
大司馬在會諸文官迭題平正整閱畢笑曰某武臣何敢妄
議顧制科舉賢良方正制策乃如是耶諸公默默然不答以

朝中興初嘗開制科而阮公文階以第二甲魁是科後為中
興名相昭統初元復制科平章省會擬策題鵬公阮有整以
大司馬在會諸文官送題平正整閱畢笑曰某武臣何敢妄
議顧制科舉賢良方正制策乃如是耶諸公默默然不答以
題進覽是科所得者陳公伯覽阮公嘉吉二人
中興間經義體破承講括九七節不事文采但功令咱用疏
釋大註不許創新使學者專務記誦已非古人明經試士之
制其後相沿用首題首文則其失弥深矣正初保泰間阮公
公沈奉使中朝博訪有明經藝以歸八及相議以此課士事
竟不果蔡公貴惇見聞小錄嘗論及此引有清聖祖諭旨所

云。八股文於治体無關。其意不欲從明制。八股文誠於治道
無關。然習是文者。非貫穿經傳。不能下筆措辭。視之我國經
義。皆依樣畫葫蘆者。不猶彼善於此乎。况聖祖所言。蓋指
有清滅裂破碎之文。非指前此于公。諫胡公。士貞王公。鑒王
公。世貞熊公。廷弼。諸諄博渾灝之文也。景興庚子。改定經義
体。汝公。公瑱。以番僚八侍。撰程文。將書中大註箋註。以次補
綴。畧加雕琢成篇。粘掛府堂國學堂。為多士楷式。然体制率
浮。又不若前体之為勝也。鼎革後。吳公。時任。復喜八股文。以
阮。若。憲。陳。若。文。輝。掌成均。造士司教。鐸者。既非士望。所歸。而
當時學者。習於圈套。於經傳大旨。全未講明。每構書藝。多摘

綴畧加雕琢成篇粘掛府堂國學堂為多士楷式然体制華
浮又不若省體之為勝也。鼎革後吳公時任復喜八段文以
阮君憲陳君文煒掌成均造士司教鐸者既非士望所歸而
當時學者習於圈套於經傳大旨全未講明每構書藝多摘
莊列荒唐稗野膚淺之說以相眩鬻而已。

四六文蓋古詩之變體也。古詩六義比興為多故四六率用
駢儷雕琢為工。漢辰四六體最渾灝而未有聲律。唐人聲律
稔順文辭華麗宋人因之然氣力較減仁宗以後蘇氏父子
始創為新格不尚搜刻華艷行灝氣於對偶之中自成一家
機軸蓋賦體多而此興少是又四六文體之一變也。元明以

後。含茹不及唐。而渾灝亦不及宋。想亦氣運使然。我國四六。則因元明之體而雜就之者。洪德間安邦試四六文。曾為內地所祢。亦見其一班耳。嘗考李陳莫四六之文。近國朝制策章表。蓋端慶前後。為淳漓升降一大機。就中端慶以前。警句甚多。而其立言大意。通天氣魄。無可瑕類者。亦鮮。端慶以後。涉於疎散輕浮。至于中興。而弊尤甚。蓋或一句一聯。自開門面。語其淳漓繁殺斟酌得宜者。不為見焉。

詩之源委。先儒訓詩。反覆詳悉。無庸復贅矣。至漢以四五言為詩。其餘協為之。聲律被之。管弦隨腔逐調。長短繁促。參差不同者。樂府專用七言。多協平韻。而中於音律者。則謂之歌。

面語其淳漓繁殺斟酌得宜者。不為見焉。
詩之源委。先儒訓詩。反覆詳悉。無庸復贅矣。至漢以四五言
為詩。其餘協為之聲律。被之管弦。隨腔逐調。長短繁促。參差
不同者。樂府專用七言。多協平韻。而中於音律者。則謂之歌。
蓋樂府之支流也。平鋪直叙。字句繁。或始胥而終亂。或似
歌而兼詩者。為賦。至如頌贊箴銘。則又賦之支流也。魏晉以
後。辭愈工而氣愈清。降及江左。而雜以虛無。流於卑弱。世運
使之然也。李唐之興。詩有五言古體。七言近體。七言律。七言
排律。七言絕句。長短歌行。而其體則有省。試府試應制應教
書。依即事贈答賦詠。次韻聯句之類。詩家之体裁音律。至此

始極其備。而取士之法。亦始以詩為重。省試專用以五言排律。應制應教。則兼用五七言排律。其中又有闕韻題韻之差。其餘樂府詩餘。頌贊箴銘。及其賦體。莫不斐然成章。井然有條。故當辰之士。人挾隨珠。家藏和璧。取材晉魏。進步風騷。其盛蓋無以加矣。宋人之詩。多有警者。然賦咏涉於簞屨。比興論於理障。視之唐人之去三百篇近也。差不及焉。此後元人工於詞曲。而詩則委靡。明人偏於辰文。而詩多纖麗。則欲學步唐而失之者也。我國李詩古奧。陳詩精艷。清遠各極其長。殆猶中國之有漢唐者也。若夫二胡以降。大寶以前。則猶得陳之緒餘。而体裁氣魄。日趨於下。及中興以後。拘於衡尺。流

論於理障。視之唐人之去三百篇近也。差不及焉。此後元人
工於詞曲。而詩則委靡。明人偏於辰文。而詩多纖麗。則欲學
步唐而失之者也。我國李詩古奧。陳詩精艷。清遠各極其長。
殆猶中國之有漢唐者也。若夫二胡以降。大寶以前。則猶得
陳之緒餘。而体裁氣魄。日趨於下。及中興以後。拘於衡尺。流
於卑鄙。又無足言。永佑景興之間。前輩名公。始多留意詩律。
而阮公宗室。翹然為一時領袖。其次阮公輝。僅又其次胡公
任棟。相繼而起。皆能各自名家。嘗觀諸公之詩。福溪公纖麗
華艷。而或傷於細。萊石公位置清高。間亦涉於模倣。完厚公
專以氣魄為主。而不屑於締繪雕刻之工。蓋詩學至此中興。
然回視李陳諸家。恐未可以相伯仲也。若論舉子場屋之詩。

則自前。蔡以上。雖不能並駕古人。然其命題立意。亦有能彷彿之者。中興之詩。專用七言律。有破題八題。上狀下狀。上論下論。上結下結。等句。開韻專押用八題句。局促拘囿。從古未聞。故舉子之詩。苟且趨辰。率多鄙俚。想二百年間。高才碩學。出於其途者。不為不多。而程度阨之。鮮堪傳誦。應制東閣之詩。則用五言排律。長篇多者七十韻。少者五十韻。或三十韻。其制官韻押在首句。率用僻題孤韻。迫人於險。故視會試鄉試詩題。為尤難。余每讀吉川捷筆。至辰欣逢一治。臣願娶三妻之句。未嘗不為之噴飯也。

周官王言之體。有曰策者。即傳記所云。策命典策是也。至漢

其制官韻押在首句。率用僻題孤韻。迫人於險。故視會試鄉試詩題。為尤難。余每讀吉川捷筆。至辰欣逢一治。且願娶三妻之句。未嘗不為之噴飯也。

周官王言之體。有曰策者。即傳記所云。策命典策是也。至漢天子臨軒。始以策試士。其制有二。一曰制策。蓋取古今治亂之原。及當世所行政事得失發問。多士各以所見對駁。謂之對策。始於董仲舒。公孫弘。庭對之文。唐劉蕡以直言下第。宋葉祖洽以阿附首選。蘇東坡擬進士對御試策進呈。南宋文文山庭試卷。讀卷官稱其古誼若金鑑。忠肝若鉄石。及近代之狀元策。皆所謂對策之文也。若夫制策即對策題目。如漢

武帝臨軒三策。南朝劉宋辰試秀才五策。今載昭明文選集
中。及後世殿試所稱。皇上制策是也。或太常禮部策試將所
集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等書。之義為題發問。謂之試策。明經
人各以所師說對。敷其文主於傳授記問。而不事雕琢。是為
射策。漢書河間獻王來朝。武帝發策三十條。王皆能對之。詔
報曰。昔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歸國。縱酒樂而
卒。唐楊綰請更定明經科。帖括之制。五策三策之類。宋范公
純仁就試。策題有云。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公對其行已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使民也。義其愛民也。惠謹對。此皆試策
射策之體也。明人以後。合學校科舉為一途。及其升於公朝。

卒。唐楊綰請更定明經科。帖括之制。五策三策之類。宋范公純仁就試。策題有云。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公對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使民也。義其愛民也。惠謹對。此皆試策射策之體也。明人以後。合學校科舉為一途。及其升於公朝。則止以進士科為重。其大庭試士。兼制策試策之體。單謂之制策。而士子之文。亦兼對策射策之體。謂之對策。蓋使窮經者不偏於訓詁。經世者不涉於虛浮。其意可謂善矣。我國李陳試士之策。余未曾經見。前蔡學規試法。詳載於寔錄。始以試策為鄉會庭試決科之準。蓋亦因明制而斟酌之。曾見洪德二十一年制策曰。自古明哲之理。寰區莫不以舉清斥濁。

理財去貪為首務云云。約近二百言。大畧先問前代得失。次及當世所行。所問渾融。非含茹古今者。不能下筆。宜其得人為盛。有非近世之所能及也。延成以上。此風畧存。光興之後。發問者專以孤僻為題。對策亦以記誦為主。試策一篇。或至十數目。或三四段。謂之目策。博覽強記者。每題對及十之七八。每段抄得書中數寔二三十字。便可爭鑣奪雋。又安能商確古今評論得失。而見所學哉。近來發策專就一目為問。一篇多者數十段。少者十餘段。又少者三四五六段。將經書傳史旁通曲証反覆邀截。謂之案策。對策牽強書旨。隨在宛轉解釋。惟求幸中主考之意。而古人之微旨大義。不暇顧也。故

確古今評論得失而見所學哉。近來發策專就一目為問一篇多者數十段少者十餘段又少者三四五六段將經書傳史旁通曲証反覆邀截謂之案策對策牽強書旨隨在宛轉解釋惟求幸中主考之意而古人之微旨大義不暇顧也故達而泣官者公正少而偏僻多其致事家居及解職閒住者平居無事或以刁唆自鳴蓋辰習使之然也景興甲辰乙巳間曹監以朔望前一日論文文官皆至會咱者雲集有一婦人請入太學間謁齋夫擯之不納婦望門遙拜曰不知聖人當初設教何如今文官判筆一下令人無從控訴且泣且拜而去噫下愚無知此婦誠不足責以文學致身者使民一

致于此。亦何心耶。

乙巳丙午間。鉢場沙津。地面青火浮浮。或削枯竹投之。即燃。而桑豈不損。南郊第二重門。前石井水面亦出青火。水棠之白藤江。流出人頭。似拇指大。戴丁字帽。髻髮鬆鬆。追破之。膿血相雜。如魚腦然。味微腥。三日而死。及西人捷國。戊午春。白藤江亦出人頭。戴紅巾。面目髻髮與前相似。好事者收置之。數日。乾皺如榕樹子。次歲夏。中都蟾蜍相率渡珥河而北。其不及濟而漂死者亦多。辛酉夏。西主北城居康公府。值連日積雨。中堂前水深尺餘。忽然水落。庭中地陷深廣各數千許。大司馬阮文用居城中私第。一日坐外堂視事。空中群鳥爭

數日乾皴如榕樹子。次歲夏中都蟾蜍相率渡珥河而北其
不及濟而漂死者亦多。辛酉夏西主北城居康公府。值連日
積雨。中堂前水深尺餘。忽然水落。庭中地陷深廣各數千許。
大司馬阮文用居城中私第。一日坐外堂視事。空中群鳥爭
鬪。其一死墜于庭中。未幾移第城外覆浦坊。故王府東北偏。
忽無雲而震。外堂兩檻柱杵裂。尋往黃江口措置水坊。築壘
于沙洲。夜半地忽陷。沒大礮三口。其冬西主郊天于故塼。舉
塼園丘下拜而冠冕。皆奇事也。噫。景興之甲午。余年七歲。隨
侍先大夫於河口私宅。一日出通衢。路人群立。拭目雲表。余
亦隨之。見太陽已昃。其色赤如血。杵而為二。後嘗聞朋輩言。

甲午平南。聖祖盛王御五龍樓。送時公出師。樂道楊公決辰
方在京朝侍。日向昃。北回富市。問其門人阮公。滄曰。子有所
見乎。對曰。有之。見二白龍自北而南。未幾復自南而北。非當
出師辰乎。楊公曰。然。阮公曰。此行必克。但天地好還。兵爭方
始耳。此辰余年尚幼。國家承平。見先輩行。長每以喪亂為慮。
輒竊笑其迂濶。及長身親見之。夫興亡固有定數。而天屢出
災。惧以警惧之。可見仁愛之至。楊公身為鄉士。見白龍之兆。
不以告君。而私評於下。又何耶。

錦江嘉福之間有馬公主廟。俗傳主民間婦。性喜淫。遂人便
與之私。而不勝其慾。聞于官。命編藤為牝馬。納婦其中。使與

哭。惧以警。惧之。可見仁愛之至。楊公身為鄉士。見白龍之兆。不以告君。而私評於下。又何耶。

錦江嘉福之間。有馬公主廟。俗傳主民間婦。性喜淫。逢人便與之私。而不勝其慾。聞于官。命編藤為牝馬。納婦其中。使與牡馬合。死而為神。求禱多獲。駢祈賽者。琢地波羅密根。肖陽物祀之。以一箇淫婦。乃得香火千秋。與東潮范顏祠皆可恠之甚者也。官祠部者。苟悞而不能去。盍不移而合之。使無為民惑乎。

終

興之林而不都者蓋開主官命辭辭然其
將以益林之門得此公之傳辭辭之月同
秋林

